

臺灣中文學會通訊



中華民國 103 年 (2014) 7 月

✧ 會務報導

- 1 第 2 屆第 1 次常務理事會會議紀實
- 2 學會會員概況
- 3 103 年度學會年會議程初稿暨籌辦概況

✧ 活動紀實

- 7 臺灣大學中文系「王叔岷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

✧ 專題企畫

- 11 韓國學者嚴翼相教授專訪
- 17 臺灣大學文學院廣設外語課程專題介紹
- 20 蒙文：蕭素英教授專訪
- 28 滿文：莊吉發教授專訪

✧ 相關訊息

- 39 新書精讀會預告
- 43 會員動態徵集
- 43 敬邀各校研究生擔任《學會通訊》通訊員
- 43 編後語

第 2 屆第 1 次常務理事會會議紀實

◎ 祕書處

自學會第 2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召開後，祕書處每月定期 1 至 2 次例會，除辦理理監事聯席會所交辦事宜外，主要為會員會籍整理、四賢獎學金公告、會訊專題編製等工作。其中又以 103 年會員年會之籌辦，為本年度之重點工作。5 月 23 日(五)下午 6 時由科技部中文學門召集人暨學會常務理事廖美玉教授邀請學會諸位師長於紫藤廬(臺北市新生南路)餐敘，席間交換中文學門與學會近期推動事務意見，並對年會內容規劃，提出初步構想。經祕書處整理後，提交常務理事會討論。

第 2 屆第 1 次常務理事會會議於 7 月 1 日(二)下午 5 時 50 分於青田七六(臺北市青田街)召開。5 位常務理事中，葉國良、陳麗桂、林啟屏及吳冠宏等先生出席，廖美玉先生請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林淑雲先生及祕書處 3 位人員列席。會議由理事長葉國良先生主持。

祕書處先向與會常務理事匯報近期會務概況如下：

- ✧ 103 年度「四賢博士論文獎」事宜業於 4 月底公告於學會網頁並寄發會員。同時函寄全國各中文相關系所，轉請張貼宣傳。預計 7 月 31 日截止收件，並於 8 月之常務理事會中討論審查事宜。
- ✧ 會訊專題訪談事務：目前已陸續採訪淡江大學俄文系馬良文教授、漢陽大學中文系教授嚴翼相。以及臺大文學院語言課程教師蕭素英教授(蒙文)、莊吉發教授(滿文)等。訪談稿刻正整理中，如一切順利將刊登於 7 月號《學會通訊》之國際漢學、多元語言等兩項專題報導。

吳冠宏常務理事隨即補充新書精讀會後續三場辦理事宜：



- ✧ 10月18日：暨大中文系—胡曉真《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清末民初上海「傳統派」文人與閨秀作家的轉型現象》（文哲所）
- ✧ 10月26日：東華大學華文系—梅家玲《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麥田）
- ✧ 11月15日：中山中文系—江建俊《魏晉神超形越的文化底蘊》（新文豐）

討論事項部分，會議議題達成主要決議，摘要如下：

- ✧ 103 年度會員大會議程以及相關事宜方面：首先，依往例邀請年會主辦單位推薦人選擔任學會副祕書長，協助辦理年會事宜。會中通過邀請國立臺灣師大國文系林淑雲先生擔任該職。其次，103 年度會員大會議程初稿修正通過。相關工作細節，由學會祕書處與師大國文系擇期場勘並進行協調磋商。另臨時動議中提出：年會相關交通費應如何安排？決議補助臺北地區以外之邀請學者(含主持人、報告人、與談人)，以及學會理監事之交通費。
- ✧ 廖美玉常務理事擬向科技部人文司申請「從人文到數位人文學術研習營」經費，此案若通過將由政大中文系承辦，會中決議本學會同意合辦。
- ✧ 四賢獎學金之審查，往例多情商會員撥冗審查。今決議編列送審經費，款項則由四賢獎學金專戶支出。

會議紀錄宣讀，經與會人員確認無誤後，下午 6 時 47 分會議正式結束，與會常務理事方始用餐。席間仍對年會之議題，以及目前中文系所

之發展、研究生治學與就業諸問題，頻繁交換意見，深切感受到諸位常務理事對於中文學界研究生之殷殷期許與掛念。

在上次理監事會中，與會師長便提及：宜留意當今中文學門在社會上所面臨的問題。對於研究生學業、研究及至就業等問題，希望逐步於學會建立意見溝通管道。配合本屆年會所舉辦之研討會中，如中文學門研究發展與學術資源、中文學門課程之發展與檢討、中文學門人才及相關問題等，無一不是與研究生密切相關。足見臺灣中文學會雖由熱心之師長前輩促成，但關心議題卻多著眼於研究生(學生會員)上，因為人才的提攜育成，方是學會可久可大的關鍵。 

學會會員概況：

統計至 103 年 7 月 22 日

- ✧ 個人會員 227 人：永久會員 38 人；一般會員 189 人。
- ✧ 學生會員 44 人：永久會員 1 人；一般會員 43 人。
- ✧ 團體會員：嘉義大學中文系。
- ✧ 贊助會員：淡江大學中文系、逢甲大學中文系。 



103 年度學會年會議程初稿暨籌辦概況

◎ 祕書處

一、議程初稿：

會議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六）

會議地點：臺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 509 國際會議廳（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1 段 129 號 5 樓）

主辦單位：臺灣中文學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報告人及特約與談人	
09：00－09：20 報到				
09：20 10：30	中文學門研究發展與學術資源：（葉國良理事長主持）			
	一、科技部人社中心學術研習營成果報告及討論(40 分鐘)	報告人	學術研習營總召集人：邱貴芬、林清源教授	
		與談人	研究領域召集人：陳昭容、楊儒賓、鄭毓瑜、梅家玲、陳培豐教授	
	二、科技部人文司、人社中心有關青年學者與研究生之研究資源報告及答問(30 分鐘)	報告人	中文學門召集人廖美玉教授 人社中心主任葉國良教授	
10：30－10：50 休息				
10：50 12：10	中文學門課程之發展與檢討：（陳麗桂副理事長主持）			
	一、大一國文課程之定位問題(50 分鐘)	報告人	王文進教授	
		與談人	林明德教授	
	二、東華大學華文系「文化創意產業學程」經驗分享(30 分鐘)	報告人	須文蔚教授	
12：10－13：20 午餐				
13：20 14：50	中文學門人才及相關問題：（國立臺灣師大國文系鍾宗憲主任主持）			
	一、中文學門人才供需問題(招生與就業)(60 分)	報告人	鍾宗憲教授	
		與談人	許又方教授	
	二、學術期刊論文、學位論文撰寫格式問題(30 分)	報告人	張高評教授	
		與談人	顏崑陽教授	
14：50－15：10 休息				



15:10 17:30	臺灣中文學會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葉國良理事長主持)		
	一、大會開始 二、主席就位 三、全體肅立 四、唱國歌 五、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 六、主席致詞 七、來賓致詞 八、四賢博士論文獎審查結果及頒獎 九、理事會報告	報告人	葉國良理事長
	(一)行政報告 1. 本會大事紀 2. 目前會員人數 3. 行政庶務 4. 成果報告	報告人	伍振勳祕書長
	(1)「新書精讀會」之規畫與推廣 (2)第二屆「四賢博士論文獎」執行說明 (3)《臺灣中文學會通訊》發行現況	報告人 報告人 報告人	吳冠宏常務理事 林啟屏常務理事 黃啟書副祕書長
	(二)財務報告 1. 103 年度收支決算表 2. 103 年度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	報告人	伍振勳祕書長
	十、監事會報告 十一、討論事項 (一)請審議業經 103 年 3 月 14 日第二屆第三次監事會議審議通過之 102 年度之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 (二)請審議 104 年度工作計畫 (三)請審議 104 年度收支預算	報告人	林淑貞常務監事
	十二、臨時動議 十三、散會		
18:00 晚宴			

★ 會場活動：「夙昔與今朝」名家書畫展。

★ 晚宴設於臺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 B1「主廚之家」，與會人員憑餐券入席。

二、籌辦事項：



- ✧ 「夙昔與今朝」名家書畫展作品徵募，詳見所附啟事。
- ✧ 本次年會邀請中文學界師生參加。所有人員之報名與用餐狀況，將於會議前於本學會網頁活動報名系統中，統一登記。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acs201110/memb#apply>
- ✧ 本次會員大會雖無改選事宜，然依章程統計會議出席人數基礎，並確保諸位會員會籍之效力，尚祈諸位會員於大會召開前擲交會費。如對會籍有任何疑問(如學生會員於畢業後擬變更為一般會員之類)，請不吝來函洽詢。
tacs2011.10@gmail.com



夙昔與今朝

臺灣中文學會籌募「四賢獎學金」名家書畫義賣啟事

書畫同源，本六藝之一，素為中文學界同仁之共同愛好，創作、收藏、鑑賞，均屬「遊於藝」之佳話。

本會第一屆理事會，為獎勵應屆博士畢業生，於去年年會時（102 年度）舉辦「典型在夙昔」書畫義賣會，作品以遺作為限，順利募得七十七萬元，以挹注該獎學金之基金。

本屆理事會鑒於基金仍然單薄，發起「夙昔與今朝」名家書畫義賣會，年代不限，少長咸集，一則擴展作品之來源，二則以示中文學界傳承生生不息。募集作品，將於本年 11 月 22 日臺灣中文學會年會（103 年度）時，假會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會議廳）展示，隨即依前例委託處厚堂在網上義賣，所得款項全部挹注「四賢獎學金」基金。

凡我中文學界同仁，不論會員與否，有樂見其成者，或貢獻創作，或捐助收藏，均所歡迎。作品請於本年（103 年度）10 月 15 日以前，陸續寄（送）交本會理事長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葉國良教授彙整（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電話 02-33664013），俾利安排編目、裱褙、展示等事宜。義賣之後，本會將專函告知義賣結果，以昭公信。

竭誠盼望同道共襄盛舉，壯大學會，以爭取中文學界之聲譽。

臺灣中文學會理事會 敬啟

民國 103 年 7 月 10 日

王叔岷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

◎ 王思勻(臺灣大學中文所)

一、源起

臺灣大學中文系曾於 1993 年出版《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為先生祝壽。2001 年 6 月 28、29 日，行政院文建會策劃主辦、臺大中文系承辦「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研討會」，共計發表論文 21 篇，與會學者約 120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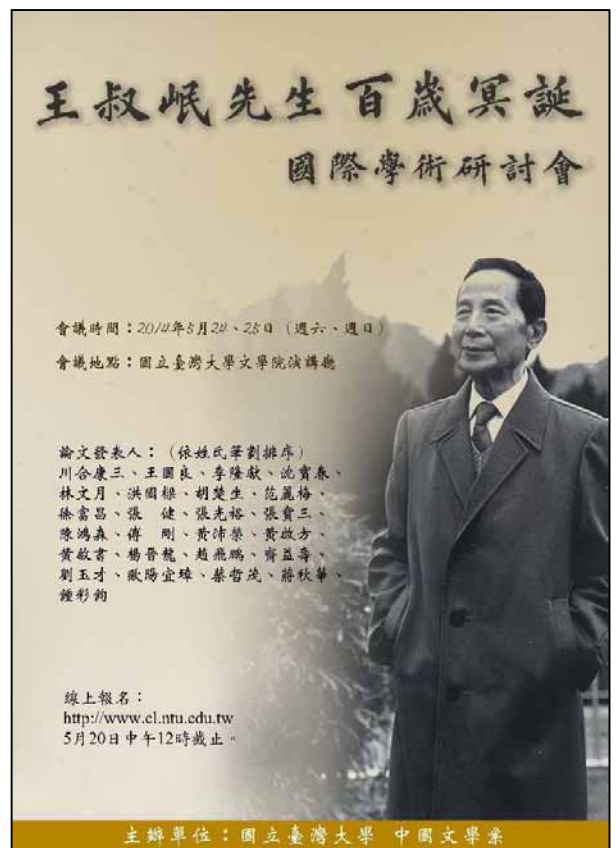
2008 年王叔岷先生仙逝，為紀念先生於中文學界之貢獻，以及緬懷先生昔日對後輩之教誨關愛，「王叔岷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2014 年 5 月 24、25 日假臺大文學院演講廳舉行，海外學者如張光裕(香港恆生管理學院)、川合康三(日本京都大學)、傅剛(北京大學)、劉玉才(北京大學)等應邀於會中發表論文。多位中文系教授於會中擔任主持人、評論人及論文發表人。

二、論文發表

會議總計發表 25 篇論文，其中 7 篇論文針對王叔岷先生個人學術事業，其餘文章主題將研究範圍延伸至文字、訓詁、校勘、版本、文學等領域。

首日 4 場共發表 14 篇論文。胡楚生先生〈校讎與義理——王叔岷教授《莊子校詮》讀後記〉認為：王叔岷先生以語意、義理等為校詮準則，掌握了《莊子》要旨，梳理出論述層次。黃

啟方先生〈王叔岷師「說情十一品」試解〉則針對王叔岷先生於「莊子」課程中對「無情」問題的體悟，溯古典之源、就先生詩文用詞，探求先生性情與懷抱。黃沛榮先生〈王叔岷先生有關《說文》引經問題之創見——以《左傳考校》為例〉乃闡述王叔岷先生考校《左傳》同時整理出《說文》改易《左傳》原文、注解之書改易原文等例並予以析論，有助於《說文》研究及文獻學者之參考。沈寶春先生〈有溫度的學問——王叔岷先生論學書札管窺〉透過談論自己與王叔岷先生關於《簡陽王耀卿先生遺稿》的書信來往，述說王叔岷先



生的學養個性篤實求真，最重要的是有「溫度」——溫潤含藏的氣度。楊晉龍先生〈引導與典範：王叔岷先生論著在臺灣學位論文的引述及意義探論〉則以具體數字說明王叔岷論著對臺灣學術界的影響，其於《莊子》和陶淵明的研究成果，應是公認的學術權威。趙飛鵬先生〈王叔岷先生《斟讎學》述略〉乃綜述《斟讎學》主要論題與見解，以為王叔岷先生對於清代校勘學的繼承與發展深具功力，已樹立新的典範。歐陽宜璋先生〈莊周心齋與寶玉悟情之歷程比較研究——以王叔岷教授之道家論述為觀照起點〉聯繫思想與文學，將王叔岷先生的道家研究翻出新意，更深入《莊子》，亦探求《紅樓夢》其中蘊涵的道家思想與智慧。張光裕先生〈讀新見〈宋公綸鋪〉二器札迻〉認為〈宋公綸鋪〉二器出土與文獻所記用豆總為偶數之禮制相符，析論鋪銘於宋、商史事實證之價值與意義。蔡哲茂先生〈論甲骨綴合的方法——以十二組甲骨綴合為例〉從其綴合甲骨的經驗，提出骨面骨邊之對應、利用同文例、利用卜辭干支人物事類、注意摹本、界畫、反面等方法。徐富昌先生〈從北大漢簡本《老子》異文談古籍之校勘〉以漢簡本《老子》與現行版本間的異文談論出土文獻在校勘領域的應用，認為漢簡本對於《老子》文本整理校勘具有重大意義。范麗梅先生〈委蛇與威儀——戰國竹簡與經典詮釋的身體語文與思維〉則從戰國竹簡所提供有關「委蛇」此一聯綿詞的語文訊息，談論字詞的多重對應，而與「威儀」一詞產生互動的隱喻關係。林文月先生〈平安朝文學的中國語譯〉一文，娓娓道來林先生翻譯平安朝文學三部經典作品《源氏物語》、《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記》的由來與始末。川合康三先生〈風景的發現〉探討中國對風景的看法的形成，認為《論語》「樂山樂

水」、《莊子·知北遊》已有萌芽痕跡，一直到陶、謝詩歌的自然山水描寫，形塑了風景觀念。齊益壽先生〈善戲謔兮，不為虐兮——陶淵明〈止酒〉詩析疑〉乃闡釋〈止酒〉詩句，以為詩人精彩運用了全詩二十個「止」的字義變化，作為俳諧體，有其獨到的藝術成就。

次日 3 場共發表 11 篇論文。張健先生〈《古今詩話探奇》研究〉董理清代蔣鳴珂選摘此前詩話二百餘則而成的小書，分論作家、作品特色，歸納出蔣氏詩歌觀介於格調派與神韻派之間。傅剛先生〈《玉臺新詠》趙氏覆宋本系統諸版本略說〉則以為：過去關於《玉臺新詠》版本的研究未有給予趙氏覆宋本系統內部問題相當程度的重視，筆者通過比較，發現一些前人未曾注意或注意不夠的現象。王國良先生〈《太平廣記》引書考辨——以《戎幕閒談》、《甘澤謠》、《本事詩》為主要對象〉針對三引書的遺文進行蒐集比對，認為《廣記》所蘊涵的基本文獻問題尚有許多發揮空間。張寶三先生〈臺灣大學所存高凌霨舊藏中文善本古籍初探〉認為高凌霨舊藏善本雖於臺大藏書所占比例僅約十分之一，但質量極高，迄今卻少有針對高氏生平及其藏書的研究，故透過此文加以探討。陳鴻森先生〈漢長孫氏《孝經》有閨門章說辨惑〉考辨《孝經·閨



門章》的來源，以為〈隋志〉言《孝經》「而長孫有〈閨門〉一章」的「孫」字乃後人妄增之衍文，原文應為「長有」，即「增多」之義。蔣秋華先生〈姚永樸《尚書誼略》研探〉則介紹姚氏生平，以知其學術主張，近而分析《尚書誼略》一書，瞭解其成書過程與特色，如大量採用桐城派學者的訓詁意見等等。劉玉才先生〈浦堂《十三經注疏正字》論略〉析論浦氏著作的校勘方式與價值、檢討其局限與疏失，認為其書成就在陸德明《經典釋文》與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之間，無人可出其右。洪國樑先生〈俞樾《古書疑義舉例》釋例商兌（卷一之部）〉以為俞樾此書有發凡起例之功，然有待商酌者亦不少，故就卷一條例討論，認為主因在追新驚奇，至於時或違反訓詁原則。鍾彩鈞先生〈王龍溪〈《大學》首章解義〉考釋〉以王畿去世後，學生整理出版《全集》中的〈《大學》首章解義〉比對死前七年刊刻的《龍溪會語》，討論其中差異與思想問題，並說明龍溪〈解義〉重點在存有論的成就萬物一體。黃啟書先生〈《尚書·堯典》「納于大麓」試詮〉乃從民族學的神話、禮俗，以及經學的文字訓詁兩種進路切入，試圖為「納于大麓」一語求真求美，並作一次經學再詮，開出當代新意。李隆獻先生〈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比較《春秋》三傳、《國語》、《史記》與出土《清華簡》、《上博簡》等文獻，省察孔子在「良臣」、「聖賢」、「先師」等形象的定位、評價與嬗變。

三、後學追憶點滴

會議最後安排一場綜合座談，邀集林文月、金嘉錫、楊承祖、胡楚生、周富美、潘美月、齊益壽等教授分享王叔岷先生其人其事。

胡楚生教授講述王叔岷先生的南洋生活，來回臺灣、東南亞之間共計講學十五、六年，教誨無數，學生習成之後，今日多任新加坡、馬來西亞中文教學師資，對近三四十年星馬地區華文教育的基礎與傳統文化的傳播影響深遠。楊承祖教授則回憶自己曾到吉隆坡旅行，在馬來西亞講學的王先生得知後，力邀他到家中徹夜談天，至今仍令其感念，「王老師對學生真的好」。

楊承祖教授重述王叔岷先生形容作學問要跟游泳一樣，「要能入能出」。周富美教授回憶當年社會物資條件不甚完備，但每天到王老師家拜訪的學生都有一杯王老師子女每天到市場買回的大冰塊冰鎮過的涼開水，這杯水反映王老師與師母對來訪學生的關愛體貼。

周富美教授回憶自己大二轉系進中文系之前，即聽聞同學修大一國文時將王叔岷先生批改過的作文卷子當墨寶珍藏，老師發還作文時也將同學喚至講臺前，親自指點。潘美月教授喜言自己有幸是王叔岷先生教授大一國文最後一屆學生，憶及第一堂課，王先生恭喜同學們考進「臺灣大學裡最有人情味、師生感情最好的系」。也對大四修習「莊子」課時，對先生一句「心存





厚道，無往而不逍遙」印象極為深刻，往後待人接物的均受此影響。齊益壽教授呼應潘美月教授提到的人情味，說當年系主任辦公室常有文院各系教授們利用下課時間來往交談，氣氛融洽，確然像個大家庭。

齊益壽教授認為王叔岷先生的「莊子」課程引領學生進入道家，相對於儒家應世，學習思索生命重大問題，心靈世界被打開，是他大學歲月裡最重要的一堂課。潘美月教授就讀碩士班尋找指導教授時，受到王先生鼓勵而決心跟隨屈萬里先生研究版本目錄：「你（指潘美月）喜歡詩、詞、莊子，那是性靈之學，性靈之學是為我；但你跟屈老師學目錄版本，那是應世之學，應世之學是為人。」

林文月教授則言及這場座談讓許多未能聞見王叔岷先生與當時其他師長們的人，藉由與

談人的講述想像前輩風範，將這些精神如薪火得以代代相傳。

王叔岷先生留給學界的遺產，透過豐沛的論著、恰似時雨春風的身教言教，深耕學術土地，讓學生們感念而持續發揚先生對研究與教學的理念，此次研討會即是出於殷切追思，以撰述論文之實際行動體現對王叔岷先生的感謝。



韓國學者嚴翼相教授專訪

◎ 尹智慧、趙仁華(臺灣大學中文系)

東亞漢學研究中，臺灣、大陸與日本等地研究成果，素為學者所悉。然以地緣與發展歷史而言，韓國與越南等，自不應忽略。

前數期學會通訊中，曾針對日本、美國、歐洲等漢學情況做一介紹。本期原擬就韓國漢學之重要中國學會介紹。韓國在朝鮮時代相關公文書、典籍多受中國影響，即便世宗大王創制韓文；中文仍是士人主要的閱讀與書寫文字。至1926年京城帝國大學，乃至後來的首爾大學、韓國外國語大學及成均館大學所成立之中文相關科系，則已將中文視作一門外國的語文學研究。1972年高麗、檀國、淑明三個大學設立中文系起，韓國大專學校陸續開設中文系，至今全國160餘所大專學校多設立有關中國語文系。專題編輯群先前曾蒐集韓國重點大學中文系教授、在臺韓籍漢學家等名單。學會部分則找到韓國中國語文學會、韓國中國學會及韓國中國文化學會等。但因網路韓國相關資訊，在語文上並不如英、日文為吾人熟悉，且詳細資料多限會員查詢。其後透過臺大中文系趙仁華、尹智慧兩位同學聯繫，得以訪談漢陽大學中文系嚴翼相教授。透過嚴教授的說明，方了解韓國學習中文的背景與現況。學會組織方面，則有全國性的學會、地區性的學會、乃至某大學及其畢業生為中心的學會或某專門研究領域學者所組織的學會等不同。本期先刊載嚴教授之專訪，學會概況方面留待後續報導。

時間：2014年6月24日14:00-16:0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採訪：黃啟書、尹智慧

撰稿：尹智慧、趙仁華

一、受訪教授簡介

嚴翼相教授



學 歷	韓國延世大學中文系學士 韓國延世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 美國印地安那東亞語言文化所博士
現 職	韓國漢陽大學中文系教授 中國湖南大學、四川師大客座教授 韓國中國言語學會會長
經 歷	韓國漢陽大學國際語學院院長 韓國漢陽大學出版社社長 韓國中國語教育學會會長 韓國淑明女子大學教授 韓國江原國立大學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助理教授



研 究 領 域	中文音韻論、華語教育論、韓中比較語 言學
------------	-------------------------

二、訪談內容

(一) 韓國大學修習中文(中國語)現況

在韓國，中文(韓語稱做「中國語」)是一個相當熱門的外語，學習中文的人數遠遠超過日文。當然，英文是第一外語；然而中文則已是僅次於英文的第二外語。這是全韓國非常普遍的現象，可見眾人公認中文的影響力以及重要性。早年只有中文系的學生學習中文；但現在其他系所的學生也都願意學習中文。因而在韓國，中文已經變成一個非常普遍的外語了。

全韓國大概有 260 多所四年制大學，不包含專科學校。其中多少所大學有中文系，手上沒有具體的統計資料，但是可以說大部分的大學都有中文系。估計 160 或 180 是一定有的。即使是沒有中文系的大學，也都有開中文的課程。方才提到日本大學由於少子化的問題，中文系可能被合併在「東方語文」的情形，韓國就不會有那種問題。這由 HSK 漢語水平考試應考人數中，韓國位居世界第一。還有中國政府所開的孔子學院的數字，美國第一，韓國就僅次於美國。這統計皆足以表示韓國對於中文學習的熱情。

為什麼這麼多人要學中文呢？大韓民國建立以後，美國向來是第一貿易夥伴，日本為第二。過去幾十年皆是如此的。但 2004 年開始，中國躍上國際舞台，從此中國變成韓國第一貿易夥伴，直到現在。而且，合計韓國對算美、日兩國的貿易量，也達不到跟中國的貿易量，可見韓國的經濟相當依賴中國的發展。因而，韓國需要很

多會說漢語的經貿人才。這一點大家都很清楚。對中國來說，韓國也是相當重要的貿易夥伴。中國的第一貿易夥伴是美國，第二是日本，接下來就是韓國(若把歐盟看成一個國家的話，韓國則排第四)。韓國雖然是第三貿易夥伴，但考量美國、日本、韓國的人口與中國的人口，可知對中國而言，韓國亦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國家。當然，韓國跟臺灣的貿易量也很多，因此都願意學習兩個地方共同使用的中文。因此在韓國學習中文的人數是絕不會減少的。世界 34 個 OECD 國家當中，韓國是出生率最低的一個國家。就讀大學的人數也在陸續減少。但是這現象卻不會影響中文系。正因為大家都非常清楚中文的重要性。

(二) 韓國大學中文教學現況

雖然韓國多數大學裡都有中文系，但是就讀中文系的學生只願意學「中國語」，而不想學中文領域裡頭較有學術性的東西。除了幾所著名大學可以朝培養學者的方向發展外，大部分大學中文系也只好依照學生的要求排課。目前 90% 的中文系學生都不願意讀古文，也不太想讀中國古典文學。他們只願意學語文——漢語。雖然中文系教師都知道大學應該要教一些有點學問性的專業知識，但各所大學對於提高畢業生的就業率也有很大的壓力，因此只能與社會的要求妥協。現有課程多半注重培訓漢語口語、寫作等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再加上一些文學概論、語學概論、中國概況等等基礎課程而已。對於如此的現實，不少歷史悠久，比較著名的大學的中文系也開始探討韓國中文學界該如何培養未來的學者，未來的中文系老師，深覺應當負起一些責任。

1977 年我在延世大學讀中文，那時我們的教程跟臺灣中文系相當類似。因為中文系裡的師長輩幾乎都在臺灣留學過，他們回國後開設中文系時，其課程亦效法了他們當年在臺灣學習的樣式，研究所的課程更是如此。我在延世大學讀完碩士後才去美國留學。研究所碩士班的課程也跟臺灣中文系非常相近，臺灣大學所開的課程，韓國大學也幾乎都開，名稱也直接借過來用。比如「專題研究」、「史記研究」等。可是後來發現，我們不應該以臺灣大學培養中文系學生的標準來要求外籍學生。因為外籍學生是要從注音符號（漢語拼音）開始學習，但是臺灣大學中文系學生就不需要這個過程。因此我們大學部的教程需要安排很多基礎漢語的課程，使學生有足夠的語言基礎，之後再讓他們接觸一些較有學術性的專業課程才是合理。我們的研究所課程也應反映這一點。但是當時並不如此，大學教程並沒有考慮到外籍學生的需求，因此當時中文系的課程對學生而言是相當有難度的。而且老師以他們當年在臺灣用的課本來開課，因為課本太難，還沒上完學期就結束，這樣的情形非常頻繁。後來慢慢有改善，現在韓國研究所的課程有反映到學生的要求，就不再面臨我們當年那般的問題了。

（三）韓國漢學研究傾向

目前韓國有 20 幾個中文相關的學會。50 年代首爾大學中文系成立以後，首爾大學開辦了一個中文學會，名字叫做「韓國中國語文學會」。雖然名字上看不出來，但也包括語言學研究的。這學會應是韓國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學會。學會的主要成員是首爾大學中文系出身的學者，他們所出版的期刊是《中國文學》，期刊內容自以文學為主。其實韓國的中文學界，文學傾向非

常明顯，假如有 10 位中文系老師的話，可以說幾乎都是研究文學的，語學只不過是附屬學科的感覺。我估計臺灣的研究也差不多如此。我上星期拜訪了臺大中文系，大概有 50 位老師當中，研究語言、文字的老師好像只有 5、6 位，不到 15%，非常少。韓國更嚴重，首爾大學到 80 年代後半已沒有研究語學的老師，只有研究文學的老師了。文學領域當中，學術研究多半集中在古典文學領域。

韓國中文學界受了很多臺灣中文學界的影響。我們這一代的中文學者要積極討論，該如何安排系所的課程？才能養出韓國所需要的中文人才。前一輩老師是把臺灣中文系的傳統直接傳過來教我們，可是後來就發現了一個矛盾的情形：學生想要學的並不是老師所教的。我說過百分之九十的中文系學生只願意學「漢語」，而不願意接觸「中國文學」。這些素質好的，所謂名牌大學的中文系學生想要的是一份不錯的工作，而不是學問。可見，老師想要教的跟學生想要學的，這兩者之間其實存在著相當遙遠的隔閡。為了克服、調整這個差距，我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調整。現在研究語學的老師逐漸增多，教程也提供更多的語學方面的課程。以漢陽大學為例，包括文字、文獻，研究有關於中國語言的老師之比例已有達到 50%。文學跟語學，差不多一半一半。我認為這是比較理想。可是首爾大學的情形跟我們並不一樣，語學跟文學的比例，大概是一比



九、二比八，整個中文研究還是以文學為主。在首爾大學從事語學研究的就不到 20%。這可說是韓國中文學界的特色，也可以說是我們得改善的師資結構傾向。

（四）韓國中文相關科系研究範疇與漢文典籍

之前提問到：臺灣接觸到的韓籍學生比較少研究思想領域，是因為在韓國，中國思想屬於哲學的範疇。中國思想的研究多是以哲學系學者來從事，又以儒家與道家為主。當然，中文系也有研究中國思想，我們叫「經學」。以傳統的角度而言，文史哲皆屬於中國文學的範疇，因此也有中文系的老師從事中國思想的研究。可是真正研究中國思想的，多半還是在哲學系。假若您想要到漢陽大學拜訪研究莊子的老師的話，您得去哲學系找。一樣的道理，中國歷史是屬於歷史系的研究領域。至於李滉(李退溪，1501-1570)等朝鮮時期重要學者，他們以漢文撰寫的著作，漢文系（以及漢文教育系）、國文系、哲



學系、中文系都可研究。著名大學當中只有高麗大學跟成均館大學開設漢文系，就是研究韓國早期的

漢文文獻之科系。至於那些韓國大量的漢文典籍之研究，可惜除了漢文系學生以外，比較少有學生願意從事。雖然我們也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資產，應該要栽培年輕的人才可以研究韓國漢文典籍。在韓國中文系如果是碩士論文的話，研究韓國漢文典籍是被允許的，可是我們不太推薦。因為學界認為這較屬於漢文系、國

文系的領域。至於韓國國文系可以分成三個範疇：語學、現代文學、古典文學。上述的韓國早期漢文文獻的研究，屬於國文系的古典文學。古典文學有包括世宗大王創造韓國文字以後以韓文所寫的文獻，但是主要的還是相當豐富的漢文資料。因此漢文系、國文系都可以研究李退溪的典籍，李退溪的思想方面則由哲學系來研究。雖然沒有很多年輕人對韓國漢文典籍有興趣，但對韓國學界而言這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領域，因此國家為鼓勵年輕人，提供免費學習的獎學金以及文言文（漢文資料）閱讀教程。還有一些私人出錢開的書堂，小規模的學校，也在培養這方面的人才。

（五）韓國與臺灣的學術交流

漢陽大學中文系跟臺灣大學中文系簽有雙學位的合約，有意的學生可以到彼此的學校留學兩年，畢業時可以取得兩個學校的學歷。漢陽大學中文系已經有五位同學在臺大中文系就讀，但是臺大中文系只有一位同學到漢陽大學。我認為，選擇到韓國留學的同學如此少，是因為臺灣同學不夠了解這交流的目的。臺灣的同學為什麼要到韓國去？到韓國要學什麼？能夠得到什麼？韓國大學當中，跟臺灣或中國中文系簽雙學位合約的學校並不是很多。漢陽大學屬於開始較早者，我們非常高興能夠跟臺大中文系一起進行這樣的計劃。那我們為什麼願意施行雙學位制度呢？漢陽大學是韓國優秀的大學之一，過去 30 多年畢業生多半進入一般公司服務，其中通曉中文的人才非常受歡迎，中文系畢業的大部分都去三星、現代、LG 等大企業工作。因此中文系畢業生就業率相當高，有一年還達到 80%，是全國最高的數字，也是全國中文系當中頂尖的。所以相對而言，繼續讀研究所，讀

到博士的人數反而變少了。對於這種趨勢，我們感到危機，因此每年選拔一兩位學生派到臺大中文系，希望他們能夠從事研究，繼續讀碩士、博士，進而成為學者。透過在臺大讀書的兩年的機會，接觸種種的高水準的課程，希望我們的同學打好學問的基礎。以上是我們漢陽大學之所以願意把學生派到臺大中文系留學的理由了。

那臺大中文系同學呢？臺大中文系同學到漢陽大學讀中文系有什麼好處呢？目前只有一位同學。系上幾位中國籍老師的課程除外，我們多半都以韓語開課，韓籍老師以韓語講課。云岑同學學了一點韓文來漢陽大學上課，剛開始當然很困難。我們為臺大學生提供可以加強語言能力的機會，他們可以到漢陽大學語學院修韓語課。她修了一年的韓語課，同時也修了一些以中文授課的課程。第一屆來的這位同學今年畢業，她在東森電視找到了一份很不錯的工作，當記者。我問她：「漢陽大學的文憑有沒有幫到你的就業？」她回答當然有幫助，因為她是負責韓國的記者。現在韓國經濟發展的很快，韓國在全球市場上佔據相當重要的位置，臺灣學生在與韓國有關的單位工作的機會一定會比以前多一些，如在韓國留學過，就業上就佔有優勢。

另外，韓國需要很多以中文為母語的老師以及學者。臺灣的同學能在臺大或在其他臺灣

大學當老師當然很好，但如今在臺灣要當教授也相當不簡單。假如，同學們不介意在國外當教授的話，在韓國中文系當老師也會是很好的出路。臺灣跟韓國如此相近，來往不成問題，兩個小時就可以到達。比起中國國內，從北京到成都烏魯木齊還要費 5-6 小時，臺灣跟韓國的距離就像國內移動一樣，隨時都可以來回。因此，學一點韓語，無論在臺灣還是在韓國，繼續讀碩博士，就變成對韓中文教學領域的專家。在韓國當中文系教授的機率也變高。我希望臺大中文系的同學可以參考這一點。之前，漢陽大學收過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生，以及南開大學對外漢語系畢業生，他們是來讀碩士的。中國國內那麼優秀的學生為何要來韓國讀碩博士呢？他們需要一個「專業」，他們要成為對韓漢語教學方面的專家。除了教學領域以外，也可以研究韓國古代漢文文獻等，韓國有關的中文領域。對中國學者而言，韓國是具有相當豐富之研究資料的國家。我認為，這是臺灣年輕學者可以選擇的一個新的方向。

我個人覺得，臺灣中文系的部分同學，的確對韓劇、韓綜有興趣，但是他們並沒有很積極。他們可能質疑：「何必要去韓國讀中文系，又不是讀韓文。」我們這裡教的一定會跟你們不一樣，因為我們是對韓國學生教中文的。如果要在臺灣當老師的話，也許不太需要來韓國留學，除非研究領域是韓國漢文文獻。其實，研究韓國漢文文獻會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選擇。以前日本國力比韓國強，很多中國大陸學生到日本中文系讀博士，我也認識幾位，他們回國當中文系教授，但也繼續從事日本文獻的研究。可是韓國呢？以前研究韓國的學者可以說沒有，但是現在中國大陸到韓國讀碩博士的學生日臻增多。希望



臺灣同學也參考這一點。韓國漢文文獻這領域，到目前還是個「藍海 Blue Ocean」，如果從事韓國文獻研究，會是與眾不同的強項。另外，還可以考慮留在韓國教書，韓國中文系請外籍老師時，臺大中文系學生在漢陽大學讀過中文系，肯定會被優先考慮。

（五）韓國學術資料蒐尋與學會概況

由於我本身是韓國人，而且在使用大學所提供的資料庫，沒有以國外學者的立場來思考過搜尋網路資料的問題。的確，不懂韓文的人來查韓國網站與資料庫的學術論文、報刊，會有難度。國外學界很難掌握韓國學界的研究成果，韓國也有很多網站以及資料庫可以方便搜尋學術資料，但多為非公開，需要付費。目前有三四個蒐集期刊資料的網站提供下載服務，但還是需要付費。又如韓國教育部的韓國教育學術情報院(KERIS: Korea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formation Services)網站 RISS(www.riss.kr)、及 KISS(kiss.kstudy.com) DBpia(dbpia.co.kr)、KyoboScholar(scholar.dkyobobook.co.kr)等其他網頁也可以參考。今年開始「韓國研究財團」(按：當指韓國學術振興財團 Korea Research Foundation)要把所有韓國學會所出的學報與論文放在他們網頁裡頭。「韓國中國語言學會」的話，目前是我來負責。明年開始我們「韓國中國語言學會」每年出的期刊論文都可以在「韓國研究財團」網站上找得到，有 300 餘個學會將會參與這個計劃，明年或後年會有更多學會參與。目前用韓國最大網站之 Naver，所提供論文搜尋服務(academic.naver.com)，則可以英文標示作者名字與題目、論文摘要、關鍵字。

我們的中文學會可以分為三種：一是每所大學中文系主動的開設的，以學校成員為主的學會；二是地區性的學會，比如您提過的「中國文化學會」是以忠清南北道所在大學之中文系老師組成的；三是研究領域來分的，像中國語言學會、中國語教育學會等。此外如中國文學理論會、中國戲曲學會、中國小說學會、現代文學會、散文會等，各個領域都有，都是屬於全國性的學會。

在此介紹兩個學會，「韓國中語中文學會」與「韓國中國學會」。韓國中語中文學會是所有韓國大學中文系教授組成的，可說是全國性的中文學會。學會四年前開始，在韓中文期刊以外多出了英文期刊。以便向海外學者提供韓國學界的成果及訊息。另外「韓國中國學會」是跟臺灣緊密相關的學會，成立於 60 年代，歷史相當悠久。包括哲學、歷史領域，研究有關中國的學者都在其中。該學會很早就得到了臺灣政府的支持，因此到現在臺灣韓國代表處尚幫他們出版期刊。這些學會都非常歡迎臺灣學者的參與及學術交流。 





臺灣大學文學院廣設外語課程專題介紹

◎ 秘書處

語文做為傳遞與記錄思想文化的載體，向來即為各種研究工作的基礎。中國傳統學術研究，因不同民族、朝代對於經典文獻、宗教禮俗、典章制度之詮釋，故對於如蒙、藏、滿，乃至於西夏文，猶有學者專注其間。21 世紀以來，漢學研究範圍，早已不限於東亞中華文化圈之內。舉凡北美、西歐、東歐等，皆有優秀漢學家，因其不同文化背景，對於中華文化提出迥異於傳統之見解。

臺灣大學文學院早期承繼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之基礎，即開設有語言課程數種。光復後對英、法、德、日、西等主要語言亦投入大量師資以培育人才。自 95 學年度起，因應全球化之趨勢，以及增強畢業生在各洲活動之能力、學術研究之實力。以邁頂計畫(俗稱五年五百億)之經費挹注，致力開設各種多元語文課程。此既可擴大原有漢學研究之視野；亦可透過語言溝通與人才輸出，將中華文化之精髓，傳遞國際各地。此一設想，宜為中文學界之參考、推廣。

本期《學會通訊》起，先就此一廣設外語課程設計宗旨，訪談時任臺大文學院院長之葉國良教授。並陸續採訪授課教師，就課程目標、效益及對中文學界之期許等做一介紹。承蒙蕭素英教授(蒙文)、莊吉發教授(滿文)兩位慨允撥冗接受訪問，相信諸位專精不同語言之教授所提出建言、期許，對於中文學人定有參考裨益。

時間：2014 年 7 月 28 日 11:30-12:20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

受訪人：葉國良教授

採訪：黃啟書

一、訪談內容

(一) 臺大文學院廣設外語課程之動機與方式

東亞各國的綜合大學之文學院或外語學院所開設之外語課程，多半是二戰以前的強權國家如英、法、德、俄、西、日等 6 種語文為主，由於大學系所與員額設置的慣性，數十年來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有些國家因應政經情勢的現實需求，有補救的措施，如日本、韓國、中國大陸都設有外國語大學，可開設一般綜合大學所無法提供的外語課程來培養政經人才。但是臺灣並沒有外國語大學。面臨二戰以後，東亞、東歐等新興國家崛起，全球經貿外交版塊變動與重組，臺灣卻沒有因應補救之道，這不是很好的





現象。在沒有外國語大學的情形之下，只能由綜合大學來承載這個使命。比起其他學校的規模，臺灣大學是最有能力達成。創辦學系或許很難；但要開出實質的外語課程卻較為容易，這是第一個動力。

其次就我研究：外國大學對於外語課程之開設十分重視，如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就開設了 30 餘種亞非語言；哈佛大學也開設超過 50 種語言。世界各國對於語言教育的重視，乃因為此關係到該國國際化的程度，並適應政治、經濟的需求。臺灣同樣與世界有頻繁的經貿往來，語文課程卻不務實，對發展不利。

另外美軍曾發表過國際語言發展情勢的戰略研究報告，其中指出：有 3 種語文的人口會日增，即華文、西班牙文(含其前殖民屬地的新興獨立國家)、阿拉伯文。阿拉伯文是伊斯蘭國家的共通語言，現今世界共有 22 個伊斯蘭國家，人口總數數億，其影響力亦會逐漸擴大。而日語、德語則會相對萎縮。如果參考這份報告的預測趨勢，今日再執著於過去 6 種列強的語言，並不是很適當的態度。這是讓我廣設外語課程的第三個動力。



基於上述的原因，我與文學院相關科系進行溝通。幾經磋商，由日文系開設如韓文、泰語、越南語、馬來語、菲律賓語等亞洲語言；中文系曾開過西夏文，是以繼續加開滿文、蒙文、藏文等語言；哲學系過去開過梵文、但願意負責開設巴利文；外文系既承載臺大主要的外語教學，因此接受開設歐陸其他語言課程。前後已陸續開設 26 種語言：

- ✧ 一般外國語文 19 種：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義大利文、荷蘭文、希伯來文、土耳其文、阿拉伯文、日文、韓文、泰語、越南語、馬來語、印尼文、菲律賓語、蒙文。
- ✧ 學術語文 7 種：古希臘文、拉丁文、梵文、巴利文、滿文、藏文、西夏文。

開課策略是這樣：如先開阿拉伯文一；選課人數反應不錯，再開阿拉伯文二；之後再視情況開設阿拉伯歷史與文化的進階課程。

課程開設後，選修狀況比想像來得好。除了英、日語外，每年約有 2000 人選修這些外語課程。大部分課程選修人數都在 10-20 人以上，有的甚至要開設多班。如目前最受歡迎的韓文，人數達到 2 班。臺灣因為與日本的歷史淵源，所以有 40 個日文科系；但韓文只有 2 個，顯然太懸殊了，所以我們更需要用這樣的課程來救濟，以滿足社會上對於韓語人才的需要。由此可見，臺大的同學對於在英文之外再學一種語言的興趣是很大的。

(二) 師資與經費來源

以往臺灣諸大學既受限於科系、員額、經費等種種外在限制，在語言視野上能反映國際情



勢需求接軌者，並不容易。由於臺大開設語言課程，師資方面，教師只需碩士學位即可。本校有許多外籍博士生，聘用他們來開設自己的母語，教臺灣本地同學由發音、基本語法、日常會話等程度，問題不大。經費上則由校方以俗稱五年五百億的經費支持。因教師多是以兼任講師或助理教授名義聘請，鐘點費的開銷並不很大。

（三）走向國際是中文博士極佳的選項

就中文系而言，其實我們有很好的國際市場可以馳騁。以往我們或許因為外語能力不足而裹足不前，事實上我們的中文專業知識，正是國際所需。如果我們能學習一種外語 2 年，達到應付一般日常對話的程度，就可以此為工具向外國輸出你的中文專業。世界上有這麼多國家有漢語熱潮，機會是很大的。如果單純只是教華語，那是華語教學碩士班的目標；而中文系博士所要爭取的，則是要去傳授中文的文學與文化專業。

現在臺灣中文博士畢業生就業困難，正是因為供需早已失衡。臺灣的中文系所一年的職缺就只有那些，但卻有 40 餘個博士班，每年畢業的博士生如果想都順利留在臺灣就業，難度很高。這樣的情勢，恐怕在 5 至 8 年之內都很難解決得了。因此如果能如上述：好好的在碩士班的時候就規劃自己的願景，用 2 年的時間學習一種語言，達到一般對話的程度，則向國際發展其實是不錯的選項。這猶如「雙重藥片，相乘效果」一樣，未來你將會成為比別人更不容易被取代的人才。即使在國外幾年之後，一樣可以回來臺灣發展，那時又將成為臺灣學術界與國外重要的溝通橋樑，是雙方不可或缺的人才。所以無論是就擴大漢學研究之視野與影響力，或是

衡量就業市場。中文系的同學都應該好好把握大學及研究所碩士班的時光，加強外語能力。不僅拓展自己的發展空間；也能具體的將中華文化藉由學術、文化乃至經貿之交流，傳揚國際。



蒙文：蕭素英教授專訪

◎ 劉慧凝、孟人玉(臺灣大學中文系)

時間：2014 年 6 月 24 日 14:00-16:00

地點：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室

採訪：黃啟書、孟人玉

撰稿：劉慧凝

一、受訪教授簡介

蕭素英教授



學 歷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學士 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 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
現 職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經 歷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助理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約聘研究助理、研究助理 中央研究院資訊研究所（詞知識庫小組）兼任研究助理

研 究 領 域

研究興趣是從語言類型的角度進行方言或語言比較與對比，探討語言的共性與特性。目前研究的語言主要為漢語與阿爾泰語系語言。過去幾年致力於研究蒙古語否定結構發展的歷史脈絡，發現兩組否定詞的競爭與時間語法系統的變化平行，進而開始探討蒙古語時間語法系統尤其是時制、時貌系統的演變過程。

開 授 課 程

蒙文一：
目前中國境內蒙古族人使用被稱為「胡都木蒙文」的回鶻式蒙古文（傳統蒙文），蒙古國則使用斯拉夫字母為基礎的西里爾蒙古文（又稱新蒙文）。本課程主要講授西里爾蒙古文的字母、語法以及基本會話。

課程目標在使學生了解蒙語基本會話，並對蒙語的音韻、構詞、語法有基本的認識，能使用詞典、文法參考書閱讀、翻譯西里爾蒙文短文。

蒙文二：
本課程主要講授回鶻式蒙古文的字母、音節、正字法和蒙古語的基本語音、詞法、語法，每週並有口語的練習。課程目標在使學生能將回鶻式蒙文轉寫為拉丁字母、將拉丁轉寫還原為蒙文，並對蒙語的音韻、構詞、語法有基本的認識，能使用詞典、文法參考書閱讀、翻譯蒙文短文。

二、訪談內容

(一) 何時開始接觸、學習蒙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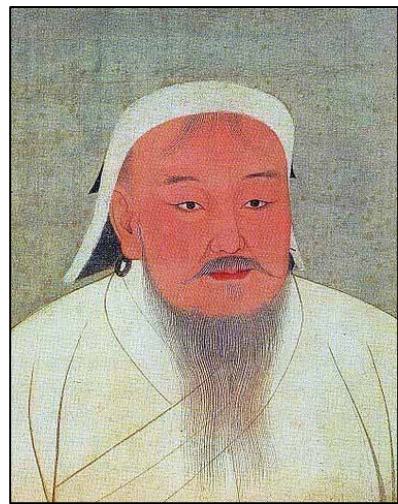
我 1992 年碩士畢業，當時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語言學組正在徵聘研究人員，那一年徵聘比較特別，是碩士以上就可申請，所以我就申請了。那時候申請寫的研究計劃是研究我的母語，也就是閩南語，因我的碩士論文就是寫閩南語的。結果過了一陣子，當時語言組主任何大安老師跟我說：他們開過會議了，覺得我各方面的條件都蠻符合他們的需求，但是唯一的一點就是他們這十幾年來，應該說中研院史語所成立以來，一直都找不到，也沒有機會聘到研究北方阿爾泰語的研究人員。因為大環境的關係，西南的語言一直有人做，只是北邊的一直沒有辦法去做。之前也曾招聘過，希望可直接找到博士，但就算對外招聘，也都沒有理想的人選。所以那一年史語所決定要自己培養，才會放寬到碩士。因為他們覺得我各方面的表現好像都還可以，就問我說願不願意嘗試去走這條路。當時 1992 年時研究院這邊雖然是沒有人研究閩南語或者是客語，但所方評估後，覺得未來如有需要，隨時都找得到閩、客語的研究人才。所以仍希望我可以朝著阿爾泰語這方面，我考慮了一陣子，就答應這樣一個挑戰。所以從 1992 年開始，我就自己在圖書館摸索，反正就是從零開始。那時候史語所也提供一些協助，首先歷史組有一位陳慶隆先生留學土耳其。他雖然是學歷史的，但他在土耳其時曾必修阿爾泰學。所以就請他每個禮拜幫我上一堂課，另外也請所上龔煌城老師擔任我的導師。龔老師主要是做西夏文和漢藏文的比較，雖然說他不是專門做這個研究，但他對蒙文、藏文都有涉獵。另外我還花了一年的時間到傅斯年圖書館將阿爾泰學的研究書目，把重要的書、論文先整理出來，也蒐集國際上一些書目。這些書目如果是我們傳圖找得到的話，我

就先做解題，就花了一年的時間去做。我們進來的第一年就是有所謂約聘試用期，有一年的時間做這樣一個初步的東西，之後我就正式擔任研究助理，繼續受到所裡的栽培。

(二) 該語文歷史背景、學習途徑、教材編纂

1. 回鶻式蒙文和新蒙文

蒙古族的歷史當然很悠久，但「蒙古」這個詞可能不太久遠，約在成吉思汗統一之後。就文字上來說，回鶻式蒙古文大概在八百多年前，歷史上記載成吉思汗當時攻打乃蠻部時，抓到了乃蠻的一個掌印官塔塔統阿。塔塔統阿非常忠於他的君主，成吉思汗問他，你國家都亡了，你還拿著這個印信有什麼作用？塔塔統阿認為那等於是自己的職責。印信就是一個憑證，拿來發號施令，任命官員等。成吉思汗很欣賞塔塔統阿這樣忠實的人，於是也開始使用印信的制度，另一方面也請塔塔統阿用回鶻式的文字教導成吉思汗的子弟抒寫蒙古語，等於就是用回鶻的字母去拼蒙古的語言，這就是最早的回鶻式蒙古文。後來有一些適應上的需求，經過一些標準化的過程，尤其在明代大量的翻譯



佛經時，所以對傳統蒙文又有了一些改進，如又多了一些字母可以去轉寫藏文、梵文、漢語的發音，並多了一些規範，字形也跟維吾爾字有一點點不一樣，但大致上看得出是系出同源，這就是所謂的回鶻式蒙古文。新蒙文也就是我們所說的 Cyrillic Mongolian，也叫做西里爾蒙古文。蒙古國獨立(即我們所謂的外蒙)之後，有現代化的需要，他們就開始想將蒙古文拉丁化。因為當時

他們跟蘇聯的關係非常密切，可說是蘇聯的附庸，所以最後他們現代化選擇的是斯拉夫(Cyrillic)字母（俄文用的是斯拉夫字母 Cyrillic script），而不是拉丁字母。對他們來說，變成西方字母是一個共識，因為回鶻式字母是直寫的，而且是從左到右，用打字機或電腦都沒辦法排版。而且回鶻式蒙語的發音和現代發音也不一樣，因為回鶻式制定的時候沒有長元音，後來蒙古語有發展出長元音，可是在那時候的回鶻式的文字中是沒有的。蒙文現在就是有一些組合要念成長元音，我們自己看到就要照著這個部份念作長元音。然後也有一些語音的演變，如詞末的短元音弱化消失，變化還算大。所以他們決定要現代化，走向斯拉夫字體。斯拉夫蒙文比起俄文多了兩個字母，就是俄文字母裡面沒有的。

2. 蒙文學習是否有中國傳統途徑

蒙文教學如不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有一些以蒙古語為母語的學者便會用比較傳統的蒙文教科書。歷史上有蒙文的啟蒙書，有一些已經找不到了。清代就有這樣的書。這些書目前最完整的可能是在內蒙古社會科學院的圖書館。這樣比較傳統學蒙文的方式，不管是研究蒙文的文法書、字典或啟蒙課本（童蒙書），都在內蒙古社會科學院的圖書館。那也有一個因禍得福的過程，因為那時候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有一批學者，他們跟蒙古國的學者有一些來往，於是主張兩邊來統一使用文字好了，看大家都是用拉丁話還是用斯拉夫字母，還是用傳統的回鶻文。後來當中共和俄國鬧翻，這一票學者就被打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就說他們是分離主義分子，意圖脫離中國，跟蒙古國統一，於是就被關起來了。被關起來後內蒙古社科院也被監管，後來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反而沒有碰到這一塊。所以現在大家如果要想找一些珍貴的書，就去他們的圖書館。

3. 關於臺灣其他的蒙文教學者

我剛剛漏掉了一點，我剛開始學習蒙文的時候，還有一位是政大的哈堪楚倫教授（政大民族系/邊政系，也在師大歷史系開課），他本身是蒙古族，算是早期開蒙文的教授。不過我不是去聽他的課，那時候是到他的家裡，然後用語言學的方式先學習記音，我沒有先學文字，而是從記音的方式入手。一年下來就寫了小小的文章，後來因為他生病了，所以我也沒有機會進一步地跟他學習文字怎麼用怎麼寫。目前還有教蒙文的有藍美華教授，她也是哈老師的學生，比我早得多。後來出國留學也從事相關方面的學習。對她來說蒙古文是一個工具，並不是從語言學的角度。她在政大教授蒙文，後來臺大有了蒙文課才請藍老師前來教授。臺大和政大以外，別的學校應該都是不定期的吧，最近這幾年因為我們和蒙古國關係密切而有很多留學生，如臺大今年畢業的博士生奇木格，在臺灣留學好多年了，就一直在政大一個類似推廣教育中心開設蒙文、蒙古語課。但有時政府給予的補助預算不夠就沒開。另外蒙藏委員會一直以來都有開課，他們系統就是所謂的傳統教學，哈主任之前有某事處的處長授課，現在應已退休了。蒙藏委員會如果有師資的話應該也會開，以前是一直都針對在臺灣的蒙古族孩子都有這樣的課，只是課程要求的程度越來越簡單吧。





4.教材與講義的編纂

其實要說我編講義的話，我還是有教材做參考，我用的教材：回鶻式蒙文就有大陸的幾本書，陳乃雄教授的《蒙語入門》。這學期用的是內蒙古廣播電台《蒙語會話》。第一次在臺大開課時用的是內蒙古的小學教科書，大概教到二年級的程度。我剛開始學的時候，是用語言學家的方法，因為我也不可能常常到哈老師那裡學，所以蒙文字母剛開始我是自學的，即自己查字典照著字母表學。寫的時候反正最後就把它拼出來，那個比劃我就不知道。後來所上給我很大的支持，讓我每一年有筆經費可以請老師到所上來一個月，那時我就請內蒙古大學的教授，所以中研院也曾開過蒙文的課。那時其實是為了培養我，但亦開放給有興趣的人，那時我才從頭開始學蒙文字母。總的來說主要還是看他們的小學課本，還有他們出版的一些針對大人的教材，像內蒙古電台它對象其實是漢族，他們也希望當地的漢族可以學蒙語。所以課程教材就是這兩種綜合起來。新蒙文的話，我用的是蒙古國立大學一位教授編的密集課程教材。

（三）臺灣學生學習此語言最大的挑戰

1.語言環境之缺乏與因應

蒙文的話，可能還是對字母系統比較不熟悉；發音還好，大概就有幾個比較特別的音，多聽就好了。其實現在比起我以前學習時好很多了。現在有網路，還有 CD，以前都沒有。我在教學時允許學生用字母表，都是 open book，這樣子成績都還不錯。但如果真的要去熟悉，去考（真正地去閱讀，在無字母表的情況下）的話，還是要花時間。蒙古國立大學不知道有沒有國際檢定，但他們有 Summer school，是兩三個禮拜的暑期課程，但這 Summer school 的課程去參觀考察的時間可能比學習語言要多。現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資源，我的教學網站上也有

很多連結。像發音上他們可能有一些困難，網路上正好有人在教蒙古文的發音，也有一些歌唱的影片，這些對學生多少有些助益。如這幾年有 China's Got Talent（中國達人秀）有一個十幾歲內蒙的孩子，拿到第一還是第二名。因此來修蒙文課的同學蠻多就是因為這方面而對蒙文有興趣，所以他們也很願意學習。因為是選修課，所以來修的人基本上都是有興趣的。我只要跟他們講說到哪裡查什麼關鍵字就有什麼東西，而且還讓他們每個禮拜都將課文朗讀練習的錄音檔寄給我，這是除了書寫以外的作業，因為上課的時候不可能有那麼多時間，要教文字，又要練習發音。現在的課是兩學分，我第一次是覺得要三學分才夠，可是三學分我就發現學生修課的人數少，因為課的時間會卡在課表中間。所以後來就變兩學分，發音只能請他們回家多練習。

2.斯拉夫字母是否產生額外的學習障礙

學習蒙文（八斯巴文也一樣）最大的困難就是去熟悉那些符號，因為我們現在都已經很習慣拉丁字母了。有點像你學日語韓語一樣，起初是比較困難，日文對我們來說其實還好，跟漢字長得很像；而韓文就跟八斯巴文有點像，都是類似框框這樣的東西。蒙古文和滿文是類似的，滿文的字母是從蒙古文借過去的。如果是西里爾蒙古文的話，就是俄文的字母。剛開始當然有些困難，有些人會搞混，像俄文字母的書寫體像我們 m 的字母其實是 t，然後像我們 p 的字母其實是 r。俄文字母跟拉丁字母之間彼此有一個對應上的 mismatch 的部份，容易造成錯亂。但那個部份其實你習慣了就好了。剛開始當然會搞混，這就是為什麼我對學生都不要求他們硬背，因為我覺得學習一開始一定是會慢，然後你就是對著字母表慢慢讀、慢慢看，讀多了也就熟悉了。那也是我自己的學習經驗，因為在臺灣這樣一個缺乏語言環境的情況之下，重要的不是要學生把這些通通都背起來，而是教會他們以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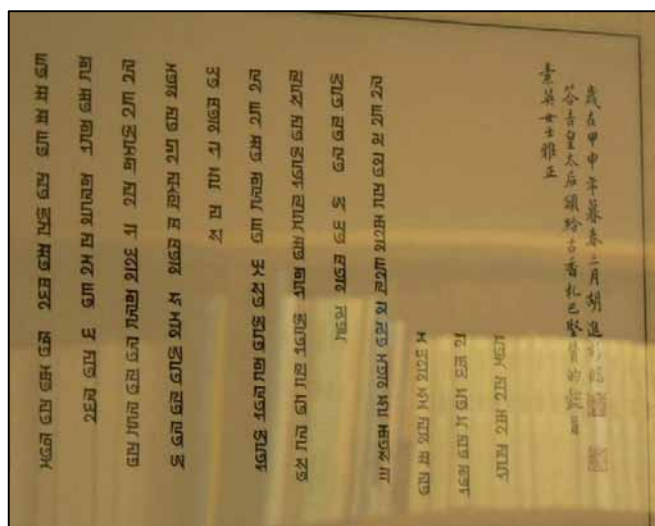


看到新的東西時知道怎麼去自學——你有字母表，有文法的概念，會查字典，以後你碰到什麼東西你都可以自己查，不一定要人家教過你才會。

（四）相對於華語，該語言的文化對應

關於「站赤」、「驛站」（使臣在那裡可以換馬、休息、吃飯、過夜）的用法，「車站」的意思是由蒙古語引入漢語，但現在蒙古話本身「站」的意思不見了，「jaum」現在在蒙古語裡面反而是「道路」的意思，最常用的是「路上平安」。現在用來表示「Station」的是「Bo-tam」，原指旅館（要下馬的地方），現在引申為到站，同是下馬、下車的地方。「胡同」是指井，在臺灣後來連讀轉化成「巷弄」。我上課時常跟同學說這個詞，那個詞是漢語借詞，像常見的就是蒙語的「老師」，傳統叫「ba-shik」，原來是「博士」。另外不限於蒙古語，整個阿爾泰語、突厥語的「可汗」，就是唐代所說的「天可汗」，是北方民族對君主的稱呼（但現代漢語並沒有保留下來）。八斯巴文是元代規定的國字。忽必烈建立元朝後，他一直覺得回鶻式蒙古文不是他們自己本民族的東西，就想創造自己真正的蒙古國字。所以就請國師八思巴喇嘛研究，創立一套文字以便各民族通用。八思巴喇嘛原本是青海人，藏文當然很好，就仿造藏文字母的樣子，創了一套字母叫做「八斯巴字母」。這一套字母看起來像藏文，可是寫起來卻像漢語，一個音節一個單位，以音節為單位。它的行款也是像傳統蒙文，直式書寫，從左邊到右邊（漢文是從右邊到左邊）。行款上像回鶻式蒙文一樣，書寫單位像漢文，字母則像藏文。忽必烈當時公告以後正式的文書如聖旨等等，都要用八斯巴文，然後再以各國文字複製一份。兩種文字或並行，或是一個刻在碑陽、一個在碑陰。就蒙古族的官方的立場，就沒有再用回鶻式蒙古文，而直接是以八斯巴文強制統一。不過那只是官方立場，實際元代

只有九十年，當時也用很多方式去推廣八斯巴文，比如懂此文者可以優先做官等，也編了一些字書，如今傳八斯巴漢語文獻即有《蒙古字韻》一書，就是用八斯巴字拼寫漢語的材料。後來因一個民族如果本來就有文字，你卻再要改用另一個新的文字並不容易，況且八斯巴字也蠻難寫，四四方方，稍微彎一下就換了個字，一定要寫得很整齊，要不然就寫錯了，所以很容易就有手民之誤等。是故元代一滅亡就沒有用八斯巴文了，蒙古族也恢復使用他們的回鶻式蒙古文。如元代晚期聖旨的碑刻，尚還有些刻錯字的，就知道他們學八斯巴文也學得不太好。



（五）修習該項語文對於臺灣學生在研究、就業等方面之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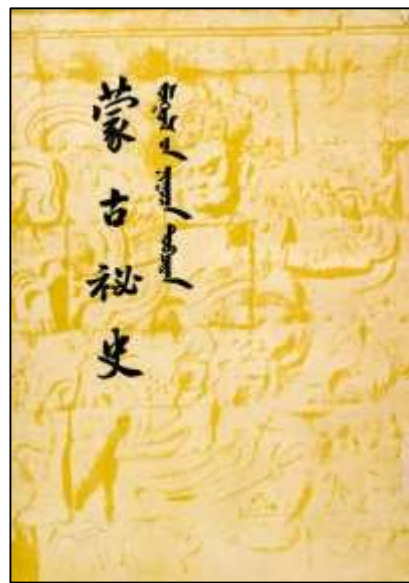
前來修蒙文的還是文學院的學生比較多，歷史系、中文系、外文系的都有。我第一年來開回鶻式蒙古文時，大部份的學生是歷史系的，不然就是研究所的。後來開新蒙文時，就各個學院都有了，因為新蒙文跟現代蒙古的關係比較密切，當然還是以文學院為多。這學期的蒙文二以回鶻式蒙文蒙文和八思巴文為主，學生以中文系包括中文系國際班外籍生。外文系有幾個，然有歷史系，還有研究所。

蒙文相對於其他語言雖較冷門，但在現在這種國際化的社會裡，你學英文沒什麼了不起，大家都會；但你會冷門的語言，機會其實反而越多。比如說如果我們要跟蒙古加強一些貿易或外交上往來關係，如果學生願意在蒙文上繼續精進的話，這其實都是重要的助益。另外從學術研究來說：如果是純粹語言學，因為蒙文是蠻不同類型的語言，這個方面就可以增廣視野，也是蠻有幫助的。如果是從掌握材料的能力來說，會蒙文就可以看懂很多資料，因為掌握了蒙文的文法，其餘只要的查字典大多都能理解其語意了。

蒙族和滿族在種族上有區別，但清朝初年刻意和蒙古聯姻，像我們熟知的大玉兒她本身就是蒙古族，清朝開國的幾個皇帝母親也都是蒙古人。所以清朝早期的皇帝可說是精通滿文和蒙文雙語。臺北故宮早期除了滿文以外，尚有些東西是蒙文的。蒙文使用者能夠跨越的不只是清代，也到更早期的元代。所以如果你學過的話，那些東西就比較容易理解，無論是就文獻研究或語言研究而言皆然。

相較於中、俄、日、韓等國，臺灣蒙語研究比較冷門。在日本是可以支持蒙古學學會的，其蒙古學學會春秋兩季聚會，我參加的是仙台東北大學的那一季，規模大概有一百多人，相當多。韓國也有蒙古學學會，甚至有阿爾泰學學會，每年開一次會。中國則有內蒙社科院和內蒙古大學這兩個重鎮。俄國也有這方面的傳統。至於東方文獻這一塊則在聖彼得堡那裡。俄國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是傳統蒙古族的聚集地，叫布里亞特蒙古，以前成吉思汗的時代他們叫林中百姓。那邊現在有個俄羅斯科學院的西伯利亞分院，裡面有藏學、佛學文獻中心、研究所。今年九月的國際阿爾泰學會在海參威舉辦，我一直以為是貝加爾湖的西伯利亞分院承辦，至於海參威是不是有一個分部，我就不太清楚。布里亞

特蒙古那一塊由於是加盟共和國，他們十年前和蒙古國和中國有三國聯合的考察，叫做三江流域，呼倫貝爾草原的那一塊，三國國界的那一帶，如果根據元朝歷史（《蒙古秘史》）那一塊有可能就是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和崛起的地方。俄羅斯還有一個地方叫做卡爾梅克，在伏爾加河流域那裡，卡爾梅克講的蒙古語是衛拉特蒙古語，是新疆那邊的。蒙古國的帝國很大，但卡爾梅克那裡倒不是當初成吉思汗西征的時候過去的，他們原來住在新疆，但準噶爾崛起時受到壓迫，於是決定到伏爾加河黑海的草原上去，後來準噶爾在清朝乾隆時候被滅了以後，他們也受到沙皇的壓迫，因為沙皇會要求他們出兵打仗，不然就要徵收他們的馬，他們也覺得這個賦役太重，所以決定要回歸故土。那一年冰解凍得比較晚，就是不用過河的那一岸回來了；要過河的一岸卻回不來，所以那裡就有一塊叫做卡爾梅克共和國。因為牽涉到整個中亞史，如果要對蒙古語文有一些概念的話，學歷史還蠻重要的。



（六）對臺灣學生以及中文學界的期許

不管在哪一個領域，我蠻贊成胡適先生所說：為學要像金字塔一樣，就是能夠廣博，能夠高。中文這一塊我們當然要很專精，很深入，但不能只看中文這一塊。現在其實是一個跨領域的時代，不要說從中文跨到外文，甚至我們有時要從中文去跨到資訊，從中文去跨到生物都有

可能，所以應該盡量開放地去接觸不同的領域是很好。

關於做研究繼絕學的人越來越少的問題，其實做學術並不需要這麼多人。傅斯年先生成立史語所時寫中研院史語所之旨趣，便云：有一小群人願意花一輩子的時間好好去做，去傳承就夠了。中文界沒什麼人研究元代的東西、歷史界也很少，早期是蕭啟慶老師，蕭老師他去年過世，然後史語所的黃清連老師今年延退但也差不多退休了。元代的八斯巴文是元代官方的文書，可以懂的話像對中文系很有幫助，如《蒙古字韻》就很重要，因為它把元代漢語的系統架構出來。其實現在中國的問題也是這樣子，中國研究蒙古文的都是蒙古族，他們的漢文都不好。而且即使這些典籍有中文版本也不見得是真實的翻譯，像我上學期和這學期帶學生讀八斯巴的碑，對讀蒙文碑和漢語碑，發現蒙文碑的內容跟它的翻譯的漢語的內容有時候是會有一點出入的。有時是漢人不懂蒙古語，但有時候其實是故意的，如我們現在看到許多護教文獻或護寺文獻，就是頒發給寺廟免稅用的。早期土地稅、商稅這些是要繳的，蒙文碑上便標明寫：除地稅、商稅外，其他的就不用繳，算是一種優待。同一個碑的漢文部份「除」跟「外」就不見了，變成了地稅、商稅也不用繳。然後刻完了以後，當地的官員如果不懂八斯巴文，看到漢文的時候會以為你的地稅、商稅也都不用繳。這有可能是漢人刻的時候故意漏掉了。所以有些時候我們在看典籍時真的要去看原來的東西，不能只是看翻譯。另外一個比較明顯的是突厥的毗伽可汗碑。毗伽可汗碑現在留在我們漢文典籍裡的是歌頌這個可汗和漢人來往多麼友好。可是後來懂突厥文的人去翻譯了毗伽可汗碑之後，那個碑的內容和典籍裡記載的完全是兩回事，碑的真實內容是告誡他們的子孫，你不要以為他給你什麼封地，什麼好處，這樣就忘了自己的本，他們是不懷好意的，所以兩邊完全不一樣。

在傳統文學歷史上，蒙古這一塊其實被汙名化了，既陌生，文字也不懂，更是中國文學思想上的一塊空白。元代蒙文、清代滿文這裡面有語言的關卡難以跨越，若能進行研究不只能讓自己的視野變廣，也可以使得中文學界漢學的研究變得更廣，而且更深入。在臺灣這一塊幾乎都是請歷史系去擔待。因為他們為了研究那時候的歷史，他們必須要懂那個文字，才能去讀傳統文獻。

再舉漢語聲韻學史上入聲消失的問題，是否受到阿爾泰語系的影響？或云這是因為入聲的發音對他們來說不太容易掌握。但這僅是一個猜測，並沒有經過嚴格的語言學的檢證。未來如果有學者對語言學和蒙語滿文有清晰的概念，這問題才可以有更嚴謹的回答。這也是為什麼中研院的語言所和它的前身語言組覺得說一定要有人研究阿爾泰語，因為我們好像對於漢語



的語法演變、音韻演變，包括捲舌、翹舌都不知道從何而來，只說可能是北方傳過來的，可能五胡亂華造成阿爾泰語的影響，但從來沒有人知道阿爾泰語言長什麼樣子。其實我進到中研院被賦予的一個責任之一就是這樣子。我到現在都不敢對這些問題有什麼樣的說法，因為我研究的，熟悉的是現代口語。雖然有一個文字在那邊，那也只是八百年前，就歷史深度上來說可能還不太能夠去說什麼。如果要從現代蒙古語的音韻結構去看入聲這一塊，中間可能會有時代的落差，現代蒙古語不太可能會去影響到入聲的消失，因為蒙古語其實也有 CVC (consonant-vowel-consonant) 的結構，你看 jaum 是 m 結尾的，那蒙古語 m ng 這些結尾都有，ptk 其實也都有。在現代蒙語裡面，k 的話它是 g。就入聲來說，如果我們就現在的蒙語去看，應該是不太可能。如果是翹舌捲舌的蒙古語其實沒有像我們漢語官話的 zhi chi shi，他們有的是 chr，就是英文 church 裡的那個 chr。不送氣的 zhr 它也有，但它反而沒有 zhi chi shi ri，zhi chi shi ri 都還要另外用一個借字的字母來表示。

其實史語所跟語言有關的現在只剩下文字學，其他通通都搬出來分家了。語言所從史語所分出來不是說我們就不做那樣的研究，而是因為我們的同仁除了做那樣的研究以外，還有一

些人是做別的，比如說做跟大腦有關的，跟資訊有關的，所以整個若擺在史語所之下就不對勁，所以我們就整個就分出來了。如我對心理學、關於閱讀和大腦之間的關係，都很有興趣的。關於漢字與大腦反應的問題，其實我自己的想法是，電腦這麼方便以後，從現在回過去看，中國大陸跟他們的簡體化運動，若是在這個時代根本不需要，因為看到馬上就可以看懂，若把筆劃簡化了，提供的訊息量反而太少，辨義性少，容易造成困擾。但還好他們那時候簡化字有分第一批、第二批，後來好像有改回去一點點。他們當時的終極目標是要拉丁化、拼音化，如果是這樣就會出現像韓國現在的問題，完全沒辦法讀以前的文獻。就現在的繁體中文字來說，韓國中文系的可能要到博士班、碩士班才會去讀寫。



滿文：莊吉發教授專訪

◎ 孟人玉(臺灣大學中文系)

時間：2014 年 6 月 25 日 14:30-16:30

地點：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採訪：黃啟書、孟人玉

撰稿：孟人玉

本期會訊很榮幸採訪到國際知名清史暨滿文學者莊吉發教授，分享滿文之於史學、經學、文學、檔案學乃至於社會文化現象研究的重要性，期盼提供讀者關於滿文學習、研究的新觀點。

一、受訪教授簡介

莊吉發教授



學 歷	省立臺北師範學校畢業 臺灣師範大學史地學系學士 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經 歷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研 究 領 域	教授的學術研究領域極廣，著述甚豐。在史學方面有《京師大學堂》、《清代天地會源流考》、《清代奏摺制度》、《清代秘密會黨史研究》、《清代臺灣會黨史研究》、《真空家鄉：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研究》、《薩滿信仰的歷史

考察》等十餘種專著。在滿文文獻與檔案學方面則有《故宮檔案述要》、《雍正朝滿漢合璧奏摺校注》、《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御門聽政一滿語對話選譯》、《康熙滿文嘉言選：都俞吁咈》等滿文資料翻譯與注解。已發表的上百篇學術論文，則陸續集結成《清史論集》，2013 年出版了第 23 集。

滿文一、滿文二、滿文三：
滿文是由老蒙文脫胎而來。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1599)清太祖努爾哈齊為了文移往來及記注政事的需要，命巴克什額爾德尼等人以老蒙文字母拼寫女真語，聯綴成句，而發明了拼音系統的初期滿文，稱為無圈點滿文，習稱老滿文。清太宗天聰六年(1632)皇太極命巴克什達海初創滿文加置圈點，使滿文的語音、形體更臻完善，稱為加圈點滿文，習稱新滿文。順治元年(1644)，清朝勢力進入關內，滿文成為代表清朝政府的國家文字，稱為清文，滿語稱為國語。海峽兩岸，現藏清代滿文檔案，譬如滿文諭旨、滿文硃批奏摺、老滿文源檔、滿文起居注冊、六科史書等等，不勝枚舉。整理滿文檔案，必須熟諳滿文；利用滿文檔案從事清史研究，可以擴大視野。課程目標即在培養滿文人才，為了深入研究清代學術史，學習滿文，有其實用性。本課程的進度，包括基礎班與進階班，從認識滿文元音字母、輔音字母開

開 授
課 程



始，熟悉字頭、字中、字尾的寫法，查閱滿文辭典的方法，練習滿語會話，閱讀課文，翻譯短文。進階班注重滿文史料翻譯，閱讀經、史、子、集經典古籍，分析討論。由於譯成滿文時的語體表現法，淺顯易解，確實有助於對漢文古籍文意的理解。

二、訪談內容

（一）與滿文結緣

教授開始接觸滿文，是在臺大主修「清史」的時候發現，如果不能閱讀滿文，許多材料便無法使用，而成局部或純漢文材料的研究，不論是資料的完整性或是準確性都將大打折扣。而促使教授下定決心學習滿文，係因到故宮就職之後，參與自 1978 年起，由錢穆先生等提倡的《清代通鑑長編》¹纂修工作，其時有大量滿文檔案需要編目及翻譯，若是不懂滿文，許多工作都無法進行，便回到臺大旁聽廣祿老師²的滿文課。

憑著勤學在短時間內掌握了滿文發音、字母辨識，教授亦利用每日上班前的空檔，逐字背誦羽田亨《滿和辭典》，並且與蒙族國大代表胡

格金台³練習對話，自己翻譯的文稿均請其過目、修正，是以學習滿文不到三年即能翻譯《清語老乞大》並且出版。老乞大原是朝鮮人學習漢語的課本，到了清朝因與中國東北往來經商，而有以商業會話為主的滿文本老乞大，即以韓文加注於滿文字句旁邊，包含讀音和語意。由於當年是在一份巴黎刊物上看到該書，教授便手抄滿文，以羅馬拼音標明讀音，並逐條譯為漢文而成今日所見之《清語老乞大》，出版三十餘年仍是華人學習滿文的基本教材。

儘管研究工作繁重，教授仍堅持投注許多心力、時間在滿文的教學與推廣，係深受一事之啟發：

廣祿老師年紀大，往生以後，有一天晚上，我就夢見廣祿老師親自把他寫滿文的毛筆，親手交給我，所以我醒來以後，深深感覺到責任很重大……

夢醒後，身心為之撼動，自此更加努力地學習同屬阿爾泰語系日文。以文法、讀音原理相近之故，日文成為精進滿文翻譯的基礎，兩語文同時學習，相得益彰。教授認為，此夢係恩師深切期許之象徵，並且代表著學術、語言、文化之傳承，既負此重責大任，實不敢稍有懈怠，終身致力於研究與教學，從而造福了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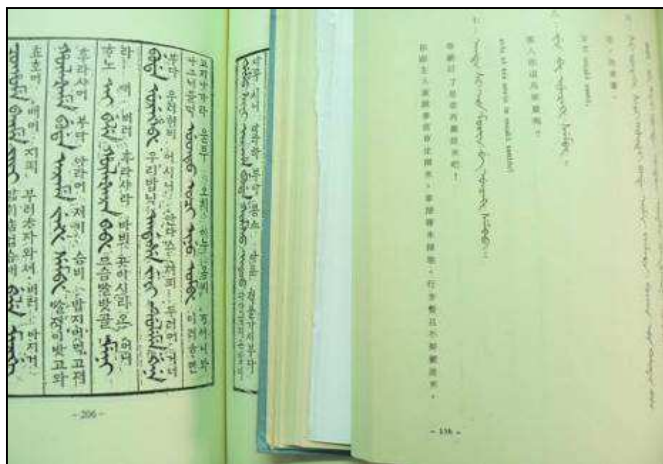
¹ 「長編」係指在撰寫編年史書之前資料的彙整、排序，宋·司馬光《資治通鑑》成書之前，即先有《資治通鑑長編》，再依此刪定成書。早在 1928 年時任故宮院長的易培基便曾組建「清史長編籌備會」，準備於《清史稿》之外，另寫一部《清史長編》，因戰亂而未果。此處則就國史館、故宮博物院所藏之各種清代史料，分年列月來編輯清代通鑑長編，兩館並簽訂「執行清史稿校註纂修計畫合約」，為日後重新編修《清史》做準備。

² 廣祿（1900-1973），號季高，孔古爾氏，新疆察布查爾錫伯營正藍旗人，國立故宮博物院資深研究員、立法院資深委員。臺灣的滿文教學便始於 1956 年，臺大歷

史系聘請廣祿教授開設滿文課，另在該校成立滿文研究室，協助學生更進一步的相關研究工作。

³ 胡格金台（1900-1986），蒙古族，布特哈正黃旗第十八牛套人，滿文相當流利。早年中央廣播電台對中國大陸的廣播，便是由胡格金台先生看著總統文告、中央日報刊文直接用滿文對東北廣播。因先生成長於今稱達斡爾自治旗之處，該地雖使用蒙語方言交談，但自幼即讀滿文，以滿文作為通行的書面語。1977 年曾經出版《達呼爾故事滿文手稿》（文史哲），將原以漢文寫就的民族故事翻譯成滿文，其過程亦得莊吉發教授的協助。又教授在師大開課時，仍在學習滿文，因此本課程僅為掛名，實由胡格金台先生授課。

有志於滿文、清史及相關研究的後進，得以享有如此豐碩的學習資源。也期許這些知識能夠透過教與學、寫作與閱讀而繼續流傳下去。



▲本書為鄭光教授編著之《清語老乞大新釋》內頁，可看出滿文與韓文相互對應關係；右書即莊吉發教授翻譯的《清語老乞大》，是滿、羅、漢三文對照。

（二）滿文的創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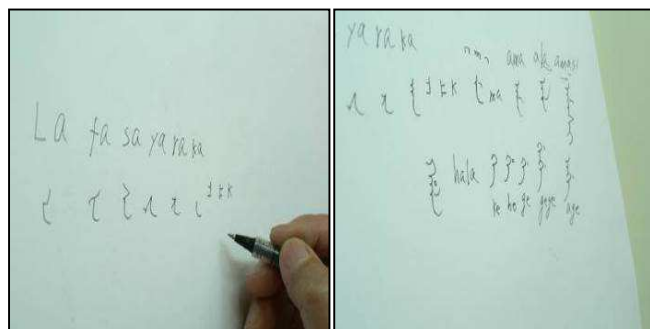
滿文是由老蒙文脫胎而來，書寫方式由上而下，從左而右。明神宗萬曆 27 年(1599)，清太祖努爾哈齊為了文移往來及記注政事的需要，命巴克什額爾德尼等人以老蒙文字母拼寫女真語，聯綴成句，而發明了拼音系統的初期滿文，稱為無圈點滿文，習稱老滿文。然而許多同字異音的情形致使老滿文閱讀不易，當時有許多熟悉古書的漢人投降



▲上圖為元順帝至正八年（1348 年）所立的莫高窟六字箴言碑，出自張大千畫集。本照片則翻拍自莊吉發《滿漢對譯文選》。居中最右側為漢文「唵嘛呢叭吽」，往左依序為西夏文、八斯巴文和蒙文，上頭橫排依序則是梵文、藏文。本碑蒙文乃由上而下、直行書寫的老維吾爾體蒙文，滿文便是由此改造而來。

乃提議：何不用漢人古書的句讀來加在旁邊？於是清太宗天聰六年（1632），皇太極命巴克什達海將初創滿文加置圈點，使滿文的語音、形體更臻完善，稱為加圈點滿文，習稱新滿文。順治元年（1644），清朝勢力入關，滿文成為代表清朝政府的國家文字，稱為清文，滿語稱為國語。

海峽兩岸現藏之清代滿文檔案，如滿文諭旨、滿文硃批奏摺、老滿文原檔、滿文起居注冊、六科史書……不勝枚舉。整理這些檔案，必須熟諳滿文；利用滿文檔案從事清史研究，則可以擴大視野，諸如清代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從天



▲莊吉發教授解釋、示範滿文字母的變化。教授破解了滿文的書寫符號，強調認識符號容易，其變化才是教學重點。滿文共 25 個字母，聲母、子音與英文相通，只是北亞民族看東西相反，故字母書寫方式自上往下、由左而右。

文、曆算至書畫器物等。此外，清代大量翻譯佛經，滿文成為保存佛教思想教義的重要文字。而傳統古籍、儒家經典或經、史、子、集的滿文譯本，可謂汗牛充棟；四書五經的欽定滿文本，更是探討乾嘉考據學不能忽視的重要材料。滿文代表了滿漢文化的融合，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來透視，它將不同符號的文字、意涵融合在一起，了解這一層，才能真正掌握清代文化的特色與共同點。

（三）學會了滿文就如同多了一雙眼睛

教授認為：滿文學得好，將能擴大我們的視野。根據教授多年研讀清代奏摺⁴的經驗發現，許多官書的記載與實際情況不符，需要透過實際閱讀以檔案為主的第一手史料來加以對照，而這些檔案如前所述，有許多是滿文寫成的。此外，為避免滿、蒙文漸漸失傳，相繼舉行了清、蒙文繙譯科考試⁵，鼓勵八旗子弟重視國語，即指滿文。朝廷也規定，武將須以滿文書寫呈給皇帝的奏摺。然而，漢文終究較為強勢，致使滿文逐漸衰落。宣統皇帝於自傳《我的前半生》中寫道，他的滿文老師程度非常好，但是他自己只學會如何說：「伊立」兩字，意思是「站起來」。事實上，朝廷辦公文的官吏都必須會滿文，才能使整個公文系統順利運作。上述史事相關材料俱與滿文有關，教授接著介紹了各種文獻與滿文間的連結。

1. 檔案的整理、編目與解讀：一切學問的基礎

由於故宮收藏大量的滿文檔案，包含許多硃批奏摺，若是不懂滿文，便不知其日期、內容，則無從編目。而故宮所編印之《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等檔案目錄，除了附上漢文翻譯的標題目錄之外，全書均以滿文寫成，不熟諳滿文既無法解讀，也無法與其他史料相互比較、印證。

舉例而言：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九日，有撫遠大將軍費揚古的滿文奏報，說明噶爾丹死亡

經過：「噶爾丹在三月十三日早晨生病，晚上就死了，是什麼病不知道。」然而《實錄》⁶在纂修時候，除了將死亡日期由三月十三日改成閏三月十三日，晚了一個月來配合康熙皇帝御駕親征準噶爾的時間，也將死亡原因由病死改為服毒自殺——因為御駕親征，所以嚇得噶爾丹服毒自殺，《實錄》為彰顯天威而將康熙皇帝神化了。



〈圖為莊吉發教授翻閱《宮中檔康熙朝奏摺》〉。

由此可知，研究清史如果不懂滿文，只看漢文，便無從比較，依據許多經過竄改的紀錄導致歷史真相的失實。教授上課時也特別提到，之所以特別強調清史的研究，實因過去我們對清朝皇帝多有否定，開口便稱「腐敗的滿清政府」，又或者傳聞中雍正皇帝是尖酸刻薄的君主等，有很多負面批評。但是，當教授——不論是為規

⁴ 清代奏摺係由臣工書寫後直接進呈皇帝的公文，不須經過其他機構、官員的檢視。由通政使司轉遞的文件則分為「公題私奏」，公事用題本，私事採奏本。莊吉發著，《清代奏摺制度》。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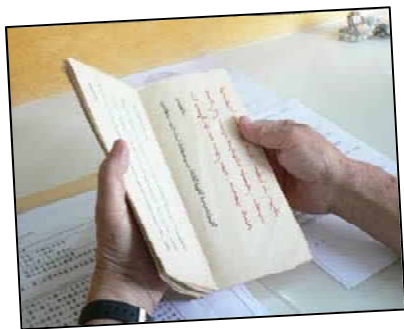
⁵ 可參閱葉高樹，〈清朝的繙譯科考制度〉。收錄於《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9期，2013年6月，頁47-136。

⁶ 《清實錄》全稱《大清歷朝實錄》，從《太祖高皇帝實錄》到《宣統政紀》，由官方編修，記載各位皇帝之事蹟。而清人入關前的種種，自滿族起源至清太祖逝世期間，則記錄於《滿洲實錄》。



劃展覽或是撰寫學術文章——仔細閱讀雍正皇帝的硃批後發現，其批文既詳細兼富人情味，是一位很負責任的皇帝。這樣一位用心治理國家的皇帝，民國以後卻在文宣裡完全被否定，與事實確有很大的出入。

而研究清朝的皇帝，了解他們之所以被尊稱為盛清皇帝，他們開創盛世，多項經營都相當成功，除了漢文材料外，絕對不能忽略滿文。體認到這一點後，鑒於滿文檔案的材料、數量相當多，教授一方面加強故宮檔案的整理與研究，也出版專門介紹故宮檔案的書，即《故宮檔案述要》。由前述事例可知，滿文檔案的整理、編目工作，必須由熟悉滿文、能解讀且翻譯的人來做；也必須親自閱讀滿文檔案，才能從中發覺不合理、被誤解或是竄改的紀錄，也才能愈趨近於歷史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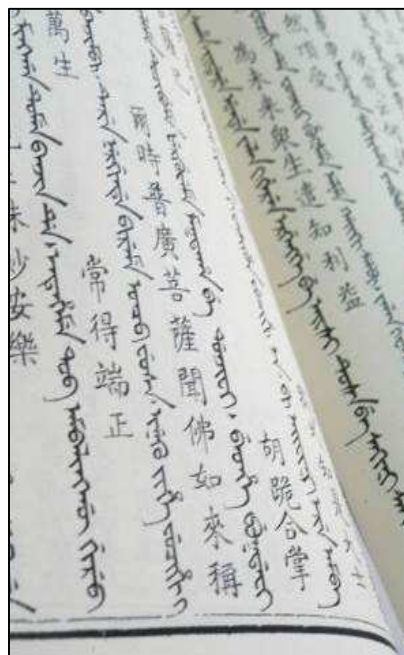
▲上圖為一件康熙六十年五月初八日，由閩浙總督覺羅滿保以滿文書寫，上呈給康熙皇帝的奏摺，內容奏明臺灣朱一貴造反的時間、地點與經過，最後有康熙親筆的批示，稱為「硃批」。此類硃批奏摺均由純滿文寫成，如若不懂滿文，便不清楚內容，也無法進行編目。

2. 佛經：多種翻譯的對照而得其義

整理檔案，要懂滿文；研究清史，要懂滿文；其次，不要忘記，就是研究佛經也要懂滿文。有佛教經典總集之稱的《大藏經》，先被翻譯成漢文，而後有藏、蒙文譯本，到了乾隆年間又翻譯成滿文，並將之合稱為《全藏經》，以示大藏之

全。在佛經研究中有大量的詞彙歧義問題，即因滿文的翻譯而有了更多可能的解釋。

以「三昧」一詞為例，其在漢文的語境中意義難辨，若將其與「禪定」對照即可發現——兩者的滿文翻譯均為「samadi（羅馬拼音）」，滿文發音又是根據梵文「samādhi」音譯而來，亦即，「三昧」與「禪定」實為同一詞彙的不同翻譯呈現，前者是音譯，後者則是意譯。又例如《地藏菩薩本願經》有純滿文、純漢文的本子，也有如右圖滿漢合璧的版本，一行滿文、一行漢文，相互對照。漢文「胡跪合掌」之「胡跪」一



◀左圖為《地藏菩薩本願經》書影，漢文「胡跪」一詞之意義，滿文翻譯係指「彎曲一條腿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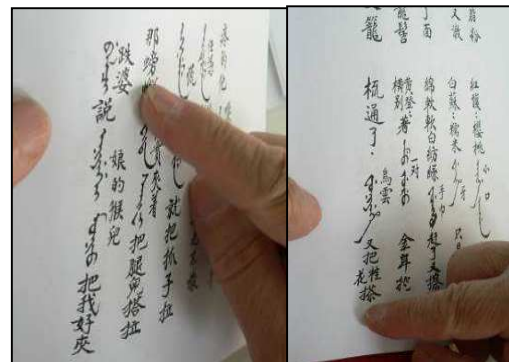
詞意義不明。直接閱讀滿文發現，該詞乃滿文中的「腳、腿」與「折、彎曲」二詞合成，即「胡跪」係指「彎曲一條腿跪下」，亦即《紅樓夢》中所說的「打千」，都是請安時單腿跪的動作。

上述例子可以得知，懂得滿文再來閱讀、校注佛經，並以滿文佛經來對照漢文佛經，則許多漢文不易了解之處，透過滿文翻譯將清楚許多。佛經如此，通俗文學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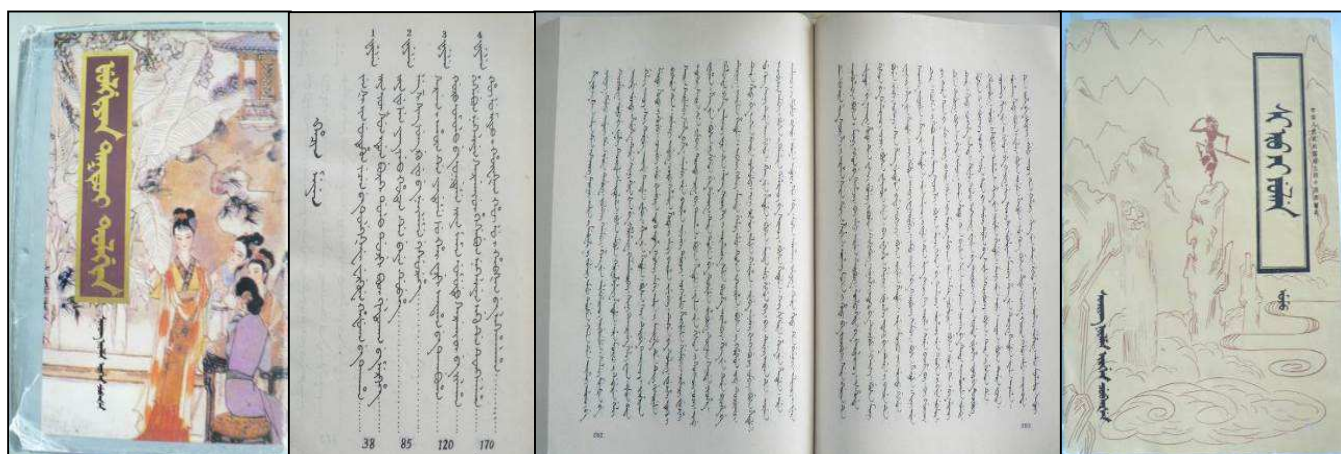
3. 通俗文學：協助理解古今漢文

對於學習滿文，歷史和語言學界目前已有相當的肯定，中文領域的研究者實應重新檢視滿文之於通俗文學、邊疆語系、古今漢語詞彙演變等研究，重視其所扮演的角色。古代漢語可能保留在官話、方言，到了明清，有的便漸漸消失於漢文中，但滿文有時候仍保留了這些詞彙的意思，如前述佛經中「胡跪」、「打千」之例。佛經固然如此，通俗文學如小說、戲曲、子弟書等等，也有很多滿漢合璧的版本，因應滿文之書寫，由上而下、從左到右來閱讀，若是不懂滿文，很多詞彙便無法理解。子弟書係指流傳於滿人之間的曲藝形式，民國後唱腔失傳，僅有唱本存世。對北方戲曲產生很大影響。例如這本《螃蟹段兒子弟書》，其標題僅以滿文書寫，未附漢文。能讀滿文的人即知，其意為「吃螃蟹的子弟書」。其餘如「跌婆」對照滿文知其意為「瘋子」，意即罵妻子為「瘋婆子」；「衛涼」即指「帽子」；「烏雲」即為「頭髮」。是以研究子弟書，懂得滿文實為一重要助益。

►右圖為《螃蟹段兒子弟書》內文書影。



明清章回小說的研究，如《西遊記》、《紅樓夢》等，也必須熟悉滿文，進而參考滿文譯本。較之漢文譯本，前者辭意相當準確。以「我們」、「咱們」為例，漢文中二者意思相近，似乎並無分別，但是在滿文本《紅樓夢》中，其區分是非常清楚的——當《紅樓夢》人物用「我們」時，讀成「be」，具有排他性，亦即「我們兩個人講話」，並不包含其他的第三者。若要表達「我們國家」、「我國」等多數對象的「我們」，則使用「muse」，在滿文中實為「咱們」。⁷又《紅樓夢》人物常常提到「出去一下」，「出去」究竟意思為何？根據滿文譯本，意指「如廁」，而



▲上圖為滿文本《紅樓夢》與《西遊記》書影。

⁷ 實際閱讀《紅樓夢》，漢文的「我們」、「咱們」使用並無明確區分，甚至語意、用法和滿文中的「我們」、「咱們」相反。



茅廁確是在正屋之外，兩相對照，其義自現。滿文翻譯得很清楚，反倒是漢文時常模稜兩可，若不仔細辨別，很容易就忽略了它的涵義。是以研究紅學、通俗文學均不應忽視滿文材料的價值。

4. 語言生命：滿文的語彙對應

在前述佛經、文學作品中之滿、漢語彙對應舉例外，教授另介紹了一些滿洲話至今仍保留在日常生活中語言的例子。

(1) 阿哥和格格：

阿哥本來是哥哥的意思，到了皇宮中便專指皇子。格格（應讀為「哥哥」，第二字輕聲）本意是姊姊，清人入關後專指貝勒爺、王爺所生的女兒。阿哥、格格原本只是民間日常的稱呼，卻因政權、身分的改變而有了新的意涵。辭意逐漸演變的過程，也是頗值得探究的課題。

(2) 元肯：

江寧織造曹寅得病，康熙皇帝曾在奏本上批道：「曹寅，元肯吃人參」。「元肯」雖為漢字卻不知辭意，轉換為滿文後讀為「kemuni」，係北京話「常常」之意，惟如今已少有使用。此例可知，北京用語中保有許多滿文、蒙文等詞彙，然因後人不再使用，而致漸漸消失。

(3) 薩其馬：

查閱《滿漢大辭典》「sacima」發現，漢字寫成薩其馬，是一種東北甜點，作名詞用。再查其動詞形態「sacimbi」，知其為「切、砍」之意，便能合理推測，「sacima」類似臺灣的「磅米芳」，會在食用之前先切成方形或長方形，薩其馬這種甜點也因此得名。義美沙其瑪廣告的發想，即由教授所提供。

(4) 味噌：

滿文中即為「醬」的意思，發音為「misun」，把「un」去掉後可以加別的字詞或做變化，在日文便稱作「味噌汁／みそしる／miso shiru」。是東北亞多文化相互影響的成果，以下「哈巴」與「喀爾喀」二例，更可見滿、蒙文音讀之間的特定對應。

(5) 哈巴：

《紅樓夢》中曾提及哈巴狗，但哈巴狗究竟是哪裡出產的？哈巴，簡單來說是蒙古一地名，那裡所產的狗即為後世慣稱之北京狗或獅子狗，當年慈禧太后便曾送一對哈巴狗給英國。哈巴，查蒙文字典發現，口語雖說「haba」，但文讀的時候變成「kaba」。則哈巴、喀巴都是音譯而來，再查滿文字典，哈巴狗滿文讀為「kabari」。所以今稱哈巴狗，乃承襲自蒙文的口語讀音。又如知名畫家郎世寧所畫〈十駿犬圖〉中，有駐藏副都統傅清進貢的「蒼猊」，滿文讀作「kara arsalan」，意思是「黑獅子」，即今所熟知的獒犬，蒙文讀音亦相近。

(6) 喀爾喀：

延續哈巴、喀巴的音譯問題，教授解釋漢字本身也常有讀音相異的例子，如「喀爾喀」常被誤讀為「克爾克」，實應讀作「卡爾卡」。整個清代，各民族、地區發音或有相異之情形，故清人如何讀漢字這一課題顯得格外重要，若按照現今讀音就很可能便讀錯音了。「喀爾喀」這個詞，《滿漢大辭典》中標作「kalka」，是舊蒙古之一部，像盾牌一樣，遇有外患時，首當其衝保衛部落。然在蒙文中，讀音雖為「kalka」，平常交談時卻說「halha」，同哈巴例，由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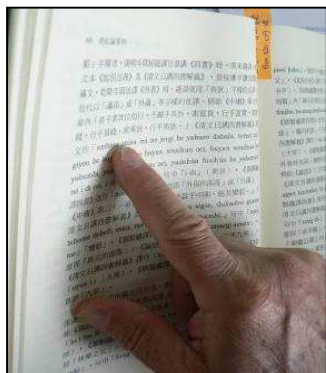


知蒙、滿文對讀時有固定的音變關係。學習語文的重要性，其中之一便在於釐清古文發音上的問題，並進行更進一步的查詢、解讀與學術探究。

5. 乾嘉考據學：清代對儒家經典的理解

研究文學，應知道準確的發音；滿文對於研究通俗文學固然重要，更不應該忘記——儒家經典大都有滿文譯本。四書五經自清初以來陸續開始翻譯成滿文，雖然這個文字的形成與使用時間不是很長，但是這些翻譯均能文以載道。透過滿、漢文本的比較研究，將令吾人重新思考一些傳統的講法是否正確。

乾隆皇帝重新翻譯四書時，避諱使用「夷狄」字樣。在漢人觀念中，滿人就是夷狄，而四書內容數度出現夷狄字樣，自當改譯以免民族摩擦失和。早先「夷狄」的翻譯採音譯「i di」，卻令不懂漢文的讀者困惑，因滿文中並無「夷狄」一詞。乾隆年間改譯四書時，便將音譯改為意譯「tulergi aiman」，即「藩部」、「外面的部落」，相當於明朝的「外藩」。



▲上圖為《清史論集（四）》，教授正解釋夷狄音譯、意譯之差別。

研究儒家經典，除了上述詞彙方面的問題外，讀音也是很重要的。而漢字在乾隆年間究竟是如何發音的？對照滿文的讀音即可知矣。例如康熙年間的理學家熊賜履，「履」字在清代不讀「呂」，讀「里」；又如康熙皇太子胤礽，「礽」字不論影視戲劇或日常交談，多讀「仍」音，但正確來說，滿文中應該讀「承」，是長期以來錯讀的例子；文學家納蘭成德，據說就是避諱皇太

子胤礽的讀音，才改名為納蘭性德。所以只要會讀古音或者是古字，就能知道清朝的語音。知曉確切讀音之後，對於文義的理解或許將有不同的理解。

尤其，康熙年間以來，對於四書五經的評點、漢文的翻譯均有規範。過去對於四書五經的注釋，僅是一家之言，導致傳統儒家學說諸說紛紜。哪一家的解讀、學說能為清代皇帝所接受並且翻成滿文，即為清代頒布的欽定本。翻譯成滿文的過程相當困難，也動員許多滿漢文專家，仔細去理解儒家經典。而滿文考證帶動了漢文的考證。從這個角度切入，或許更能理解為何乾嘉以降至清末這段期間，會轟轟烈烈地進行經典考證的工作，而研究考據學，也不應忽略滿文考據的部分。

6. 漢學：中西文化交流

研究漢學與中西文化，也要懂滿文。過去似乎認為西方漢學家均十分優秀，教授認為，可能是因為西方傳教士、漢學家幾乎都懂滿文，如康熙年間的白晉、張誠等人，尤其是南懷仁。應康熙皇帝要求，他們在宮中、養心殿講西學、幾何、醫學……時，是以滿文講述的，並編有滿文講義，因為使用滿文能令康熙皇帝聽得更明白。因此，懂滿文對於研究漢學非常重要。

（四）萬里尋親

在眾多學術研究課題之外，教授也分享了一則透過滿文書信協助尋親的故事：

廣祿老師是新疆錫伯族人，曾任立法委員，並在臺灣大學教授滿文。老師往生之後，長子孔九善自美國得到消息，其弟孔十善當時就住在臺灣，因擔心沒有親人照應，便與妻子商量，委



託岳父寫信到日本，請日本的教授協助找尋孔十善，然經過長久探訪查問，竟無知曉此人者。直到那位日本學者來臺灣時，曾親自拜訪教授，提起這封滿文信並請教授過目，這才知道事情原委。教授說：

但是到底孔十善是誰呢？因為他不姓廣，姓孔。孔姓是在大陸使用的姓名，十善是排行，結果沒有人知道在臺灣有姓孔的滿人。我又一想，廣祿的兒子叫廣定遠，綏遠、寧遠、定遠，一定是指西北，因此我就打電話問廣定遠，問他孔十善究竟是誰？他就說了，那是他小時候的名字。然後我就告訴他說他哥哥找他，有一封滿文信，他就從家裡坐計程車到故宮來，才知道，原來是他哥哥寫信要去找他。所以後來廣定遠就想盡辦法返鄉去見孔九善。

若非教授精通滿文，又怎能憑藉一紙書信，最終促使闊別多年的兄弟重逢呢？

(五) 滿文的教與學

了解以上事例後，滿文之重要性可見一斑。如前文所述，一旦掌握其符號變化原則，滿文學

習並不困難。只可惜臺灣滿文課程開課的時間稍少⁸，滿文一的課程從認識滿文元音字母、輔音字母開始，須在一個學期之內熟悉字頭、字中、字尾的寫法，如何查閱滿文辭典，並練習滿語會話、閱讀課文、翻譯短文。滿文二、三注重滿文史料翻譯，閱讀經、史、子、集經典古籍，分析討論。期中、期末考都考課堂上沒有教過的例句篇章，係因教授十分強調自我學習的重要，希望學生在課後能自動自發地用功，多方閱讀、練習。而《滿和辭典》及《滿漢大辭典》則是學習滿文的重要工具書，只要學會獨立查閱字典，便能自行閱讀滿文文獻了。

為教學之故，教授編有許多滿文學習的教材，如《清語老乞大》、《尼山薩滿傳》、《滿語故事譯粹》、《滿語童話故事》、《滿語常用會話》、《滿漢對譯文選》等等，取材自中國民間故事或日常對話，也有國外童話的翻譯作品。也因為材料如此豐富，每年所用教材幾乎都不同。又《滿漢西遊記會話》、《滿漢紅樓夢會話》節錄滿文本小說之會話、諺語，而《康熙滿文嘉言選》則來自故宮所藏之起居注冊，不僅摘錄康熙皇帝講述的故事內容，也讓讀者能親自接觸



◀左圖中均為莊吉發教授著作。

⁸ 此指臺灣大學中文系所開設的滿文課，自 100 學年度後，從原本的 3 學分改為 2 學分。

清朝的標準滿文。上述書籍在滿文原文後尚標有羅馬拼音，與繁、簡體漢文翻譯相互參照，以供讀者自修。

就學習而言，滿文較蒙文容易的原因在於，蒙文依然在外蒙等地區被使用著、變化著，且文讀音和口語之間是有差別的。而滿文的狀況是，文字方面的語料尚豐富，用滿文交談的地區、民族卻幾乎沒有，僅少數地方保有滿文的教學，例如在新疆伊犁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一所以錫伯族人為主的小學，一到六年級的課本，全以滿文寫成，此課程至今依然存在。課本上的滿文為書面語，錫伯族人交談另有方言。事實上滿文有一定的發音，故使用書面語仍然可以交談，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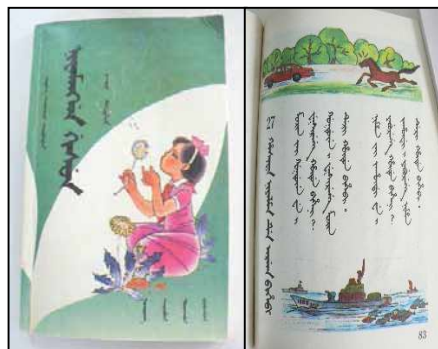
訪問該地時，即以書面語同當地人溝通。蒙文不然，讀書、寫字、講話各自有變化，此差異使得學習蒙文較為辛苦，最好能去使用蒙文的地方學習。因為就算書念得再好，若聽不習慣實際口語的講法，依舊無法溝通。而滿文只要發音正確便都能溝通，且不易失傳。

目前新疆察布查爾人口聚集處多以滿文交談，而在黑龍江哈爾濱、北京等地，有許多學過、研究滿文的人，可知當今能使用滿文的人才仍然不少。

（六）對中文學界的期許

教授引述林語堂先生的名言：「我的英文好，是因為我中文還不錯；中文好，也是因為英文不錯。」教授認為自己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學成滿文，源自於多種語言相互學習、參照，終於破解了滿文的符號原則，得以熟練聽說讀寫，期透過滿文教學將這些經驗、知識傳承下去。

語言是研究的工具，能擴展我們的視野。以研究元代而言，若不懂蒙文將有大量碑刻材料無法使用。整個清代有一半以上的史料以滿文寫成，藉由加強語文訓練，又滿文其實不難學，檔案多兼之教材豐富，有了字典就可以自修。它同時也是中國邊疆語文的基礎，之後再學蒙文或其他邊疆語文，均能快速上手。海峽兩岸在整理檔案的過程中發現大量滿文檔案，故宮現藏《滿文原檔》與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之《內閣藏本滿文老檔》係出同源，教授將兩者並列參照，深入討論清朝前史的研究⁹。檔案需要有人整理、翻譯、利用，儒家經典及大藏經也



▲此即為新疆錫伯族人所用的小學課本，由校長贈送給莊吉發教授。

⁹ 請參閱莊吉發，〈《滿文原檔》·《內閣藏本滿文老檔》與清朝前史的研究〉。收錄於《覆案的歷史·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研院，2013。

需要透過滿文更容易解讀；培養滿文的人才，實有其必要。對學生而言，懂滿文能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在進修、交換留學、就業時等同於多了一個條件。中研院、故宮因為有大批檔案待整理，滿文變成為應試項目之一，海峽兩岸均如此。

至此，教授提醒我們應重新思考中文系所謂的「中文」，應當包含漢文以外，在中國使用的其他重要文字，如：人民幣上頭便印有漢、蒙、藏文，也有維吾爾文及廣西壯文。在清代來說，所謂國語是指滿文，或稱清語，是清代中國的文字，而非漢文。國父說「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如果中文不包含這些語言，也就間接排除了這些少數民族。因此，過去以漢文即等同於中文的觀念，實不足以面對這個嶄新的時代，漢文只是中文的一部分，整個中國的歷史、文化、藝術等，還需透過「中文」的教、學，繼續流傳。

教授 1936 年生於苗栗，幼孤，憑公費與工讀完成學業。1969 年取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旋即進入故宮博物院服務，於 2001 年屆齡退休，至今研究、教學不輟。教授的學術研究領域極廣，著述甚豐。史學方面如《京師大學堂》、《清代奏摺制度》、《薩滿信仰的歷史考察》等十餘種專著。滿文文獻與檔



《〈故宮檔案述要〉書影，封面隸書係由知名敦煌學家蘇瑩輝先生題字。



教學之故，教授尚編有許多滿文學習的教材，在滿文原文之後尚標有羅馬拼音，與繁、簡體漢文翻譯相互參照，以供讀者自修。教授在臺大開授滿文，總是提早至教室準備，學生可以先拿講義預習，或與教授討論問題，教授也成為學生心目中學人的典範，廣受愛戴與尊敬。即以此次訪談而言，教授為我們的來訪，早已準備好所有的範例與文獻材料，遇到我們無法理解時，則不時翻查資料佐證，甚至為訪談的我們特別上一堂滿文入門。足見教授對學生循循善誘之教學熱忱。



案學方面則有《故宮檔案述要》等滿文資料翻譯與注解，與已發表的上百篇學術論文。此外，因

新書精讀會預告

◎ 祕書處

研究是學者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專著則是學者研究的精華所聚，經典性專著對人文學界更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義，為呼籲經典專著的寫作與出版之回歸，以系統性、體系性的專書寫作，來彌補單篇論文的限制，臺灣中文學會希望特別嚴選一些具備精緻性與系統性的學術專書，作為我們精緻研讀的對象，以便有系統地吸收優質專著的學術觀點，並將單篇論文的發表形式，轉換為專著發表與跨領域討論形式，以利學術的品質推進與深度交流，並邀請作者與三位跨領域的專家，以及有興趣的教師與碩博士生們，進行面對面的精讀、研討、對話。新書精讀會相關訊息如下：

新書精讀計畫之七：

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清末民初上海「傳統派」文人與閨秀作家的轉型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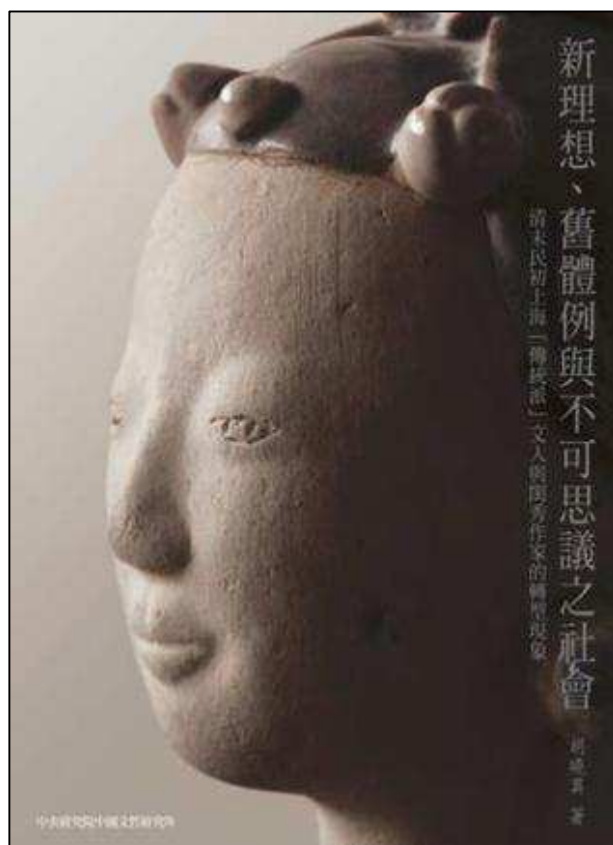
一、主題：新書精讀計畫之七一《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清末民初上海「傳統派」文人與閨秀作家的轉型現象》

1、主辦單位：臺灣中文學會

合辦單位：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2、新書：胡曉真教授《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清末民初上海「傳統派」文人與閨秀作家的轉型現象》（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年）。

內容簡介：本書討論的核心是傳統才女與文人在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學轉型時期的生命選擇，以及他們在當時文壇——特別是以上海為中心的文藝圈——留下的文學影蹤。主要的關懷是，被後來的文學史視為傳統文化殘餘物的舊派文體與文人(包括閨秀作家)，如





何對應上海文壇新興的出版文化，如何重新塑造傳統的美感價值，又如何表現現代城市生活的經驗。相對的，本書也將眼光投向另一批受過傳統訓練的女性，她們自覺的獻身邊地的開發事業，但又同時介入遠在上海的雜誌活動，企圖與當代文壇發生互動。

3、精讀會：

作者導讀：胡曉真教授

主持人：楊玉成教授

特約討論者：陳俊啟教授、連玲玲教授、呂文翠教授

4、時間、地點：

2014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14:00-18:00

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會議廳

二、辦法：

1、報名資格：中文學門相關系所之研究生及教師。

2、人數：40 名。

3、報名：自 2014 年 9 月 15 日起至 10 月 3 日止受理，10 月 6 日中午通知錄取與否。請至本系首頁（<http://www.cll.ncnu.edu.tw/newweb.htm>）填妥新書精讀會 google 表單，方始完成報名手續。

4、書籍：可代購《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清末民初上海「傳統派」文人與閩秀作家的轉型現象》一書。報名參加者可享有優待折扣。

5、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聯絡人：錡曉瑩，049-2910960 轉 2601 hychi@mail.ncnu.edu.tw

新書精讀計畫之八：

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

一、主題：新書精讀計畫之八一《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

1、主辦單位：臺灣中文學會

合辦單位：東華大學華文系、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2、新書：梅家玲教授《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麥田出版社，2013）

內容簡介：本書以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為起點，結合其自撰小說〈新中國未來記〉，討論所關涉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論題，為全書張目；繼以包天笑、葉聖陶、以及臺灣日據時期以來的重要小說為代表性個案，就「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展開系列論析。整體而言，它的目的並不在於作為完整的文學史論述，卻意圖以文學／文化史的視野，凸顯此一世紀小說書寫的內在特質與美學實踐，並開展它與啟蒙教育、出版文化、身體論述、性別研究、情慾故事等不同論域的對話思辨。

3、精讀會：

作者導讀：梅家玲教授

主持人：須文蔚教授

特約討論者：陳平原教授、吳明益教授、黃宗潔教授

4、時間、地點：

2014 年 10 月 26 日(星期日)下午 13:30-17:30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會議室

二、辦法：

1、報名資格：中文學門相關系所之研究生及教師。

2、人數：20 名。

3、報名：自 2014 年 9 月 29 日起至 10 月 8 日止受理，10 日中午通知錄取與否。請填妥「姓名、系所、職稱、電話、Email」等傳送至東華大學華文系，郵件主旨請註明「報名新書精讀計畫之八：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每一郵件，受理一人報名。

4、書籍：可代購一書。報名參加者可享有作者價六五折優待。

5、東華大學華文系聯絡人：伍佳雯，03-8635262
dchin@mail.ndhu.edu.tw

新書精讀計畫之九：

魏晉神超形越的文化底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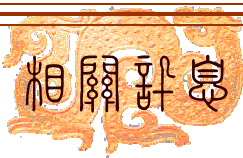
一、主題：新書精讀計畫之九—江建俊《魏晉神超形越的文化底蘊》

1、主辦單位：臺灣中文學會

合辦單位：中山中文系、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2、新書：江建俊教授《魏晉神超形越的文化底蘊》（新文豐出版社）

內容簡介：綜覽六朝文化之精蘊在能由「辨名析理」以審「質」彰「異」，進而直湊單微，會乎「神超形越」之玄境。故論「玄理」不能捨「玄風」，「玄風」見諸於士行之蔑視禮法教制、疏離於現實政治、陶冶於文學藝術、優遊於山林臯壤、逞才於捷對機應、夷神於遊仙慕隱、契交於知己同道、委命於大化流行，充分朗現體玄識遠、寄言出意、



越位踰格、師心遂志等特質。本書取認知層面的「由知解到玄解」以作為涵攝魏晉新學之總貌，以展開各種文化現象之解讀。其所涉的議題雖廣，而旁通條達，取譬連類，各標出警徹之名言概念，反覆申說，以暢其無盡之玄理玄趣，從而襯顯出悟道、通神、貴意、參玄、暢情、悅美等風流情懷。

3、精讀會

作者導讀：江建俊教授

主持人：王文進教授

特約討論者：莊耀郎教授、吳冠宏教授、紀志昌副教授

4、時間、地點：

(暫訂)2014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六)下午 13:30-17:30

地點：中山大學文學院 LA7006

二、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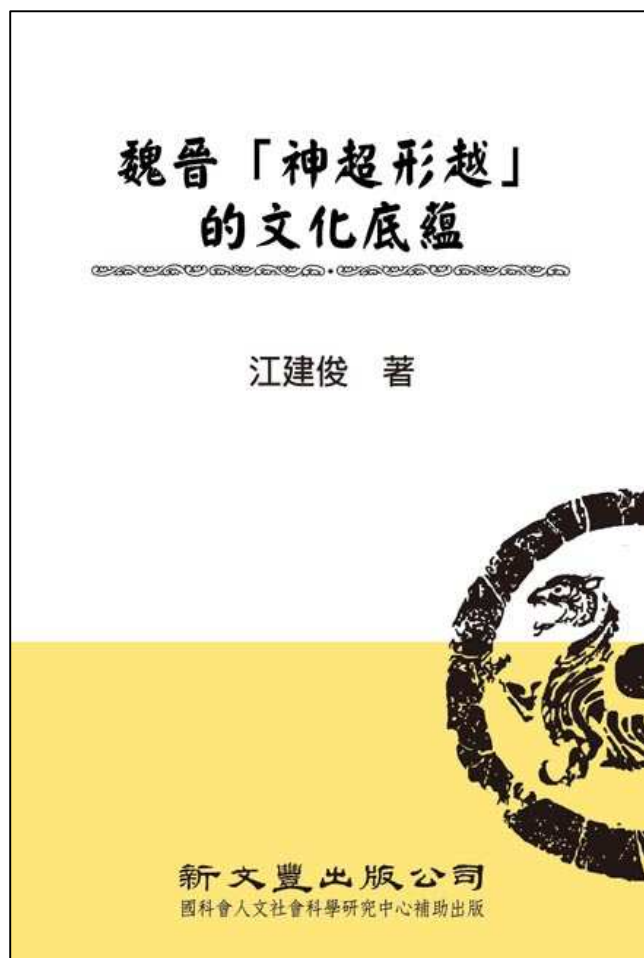
1、報名資格：中文學門相關系所之研究生及教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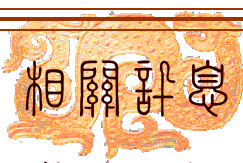
2、人數：20 名。

3、報名：自 2014 年 9 月 22 日起至 10 月 27 日止受理，10 月 31 日中午通知錄取與否。請填妥「姓名、系所、職稱、電話、Email」等傳真送至中山中文系（傳真 07-5253069），郵件主旨請註明「報名新書精讀計畫之九：《魏晉神超形越的文化底蘊》」。每一郵件，受理一人報名。

4、書籍：可代購《魏晉神超形越的文化底蘊》一書，原價 748 元，報名參加者可享六五折特別優惠費（486 元）。

5、中山中文聯絡人：王清安助理，電話：0932973621。





《學會通訊》會員動態徵集

本學會《學會通訊》除報導相關會務概況與活動紀實外，亦蒐集臺灣中文學界之學人及學術動態。惟考量編輯群人力無法及時了解 200 餘位會員之動態。今擬由各校通訊員代為蒐集更冀盼會員主動提供訊息。

訊息徵集以下列內容為主：

- ✧ 出版：專書、期刊論文、會議論文等。
- ✧ 人事：聘任、獎勵、榮退等。

各期動態資訊徵集，煩請以 E-MAIL 擲寄學會信箱，主旨請寫「會員動態」。各期截止日為 1、4、7、10 月之 15 日。每期將分類依時序編排匯整刊出，敬請諸位會員支持。謹附樣例如下：

一、出版

2014.03.01	廖美玉 教授	杜甫家族記憶中的兩性典範 與生存感知—兼論父黨、母黨 與妻黨的大家族觀(《成大中 文學報》44 期)
2014.03.01	李隆獻 教授	宋元明清復仇與法律的互涉 (《成大中文學報》44 期)

二、人事

2014.01.07	康來新 教授	自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榮退
2014.01.08	廖美玉 教授	接任科技部人文司中文學門 召集人

敬邀各校研究生擔任本會《學會通訊》通訊員

本學會《學會通訊》各項報導，除會務概況外，其他臺灣中文學界之學人及學術動態，務須仰賴各校提供。今擬邀請各校研究生(含研究助理)擔任通訊員，負責主動蒐集該校學人及學界動態。同時與研究生較為密切之活動訊息，亦會特別寄予諸位通訊員信箱，煩請轉發訊息至各校研究生較易收悉之各類電子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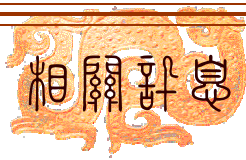
人員編制，一校以一人為原則。該項工作屬義務性質，不支任何津貼。除在學會網頁載名誌謝外，每年年會將由祕書處致贈感謝狀，以申謝忱。

意者請逕以 E-MAIL 擲寄本會祕書處，主旨請寫「應徵學會通訊通訊員」。

編後語

學會通訊自改版後，本期惟在封面顏色依時令調整，以與上期稍作區別。內容報導上，本著事少則簡之原則，以專題及活動預告為主。

會務報導部分：除常務理事會外，考慮下一期通訊出刊時，已接近本年度年會舉行日期。是以本期先行將修訂 4 次後之年會議程初稿提前刊載，冀盼會員先進屆時撥冗參與，共襄勝舉。活動紀實部分：本次由通訊員王思勻同學提供臺灣大學中文系學術會議報導。王叔岷先生於輯讎學、史記、莊子等領域之研究，素為學界景仰。值此百歲冥誕，友朋門生匯聚一堂，或切磋析義，或追懷典型，實學界之勝事。此



外本篇報導連同上期「海上真真：紅樓夢暨明清文學文化國際研討會」之紀實，正可做為各校通訊員撰稿之參考。

專題企劃部分：本期並無新書精讀會舉辦，故易以兩項專題，其一為國際漢學學者專訪；其二為臺灣大學文學院廣設語言課程之介紹。前者實為前屆各期對於域外漢學相關學會概況之延伸。後者企劃原委已詳述於正文中，以下諸期將陸續訪談不同語言之專業教師，希望由其教學與研究心得，提供中文學人一新視野。

本期刊出時，學會第 2 屆四賢博士論文獎之收件亦將截止，即日將進行嚴謹之送審。本年度除 11 月 22 日年會外，尚將舉辦 3 場新書精讀會，在此先行預告，歡迎各校師長與研究生踴躍依相關報名方式參加為禱。



發行人：葉國良

編輯者：臺灣中文學會祕書處

創刊：民國 101 年(2012)4 月

會址：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臺灣大學中文系第 5 研究室轉 臺灣
中文學會

E-MAIL：tacs2011.10@gmail.com

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acs201110>

封面題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黃明理教授